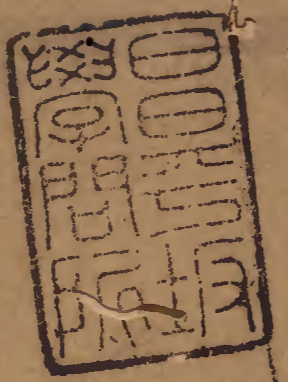


明百將傳

三四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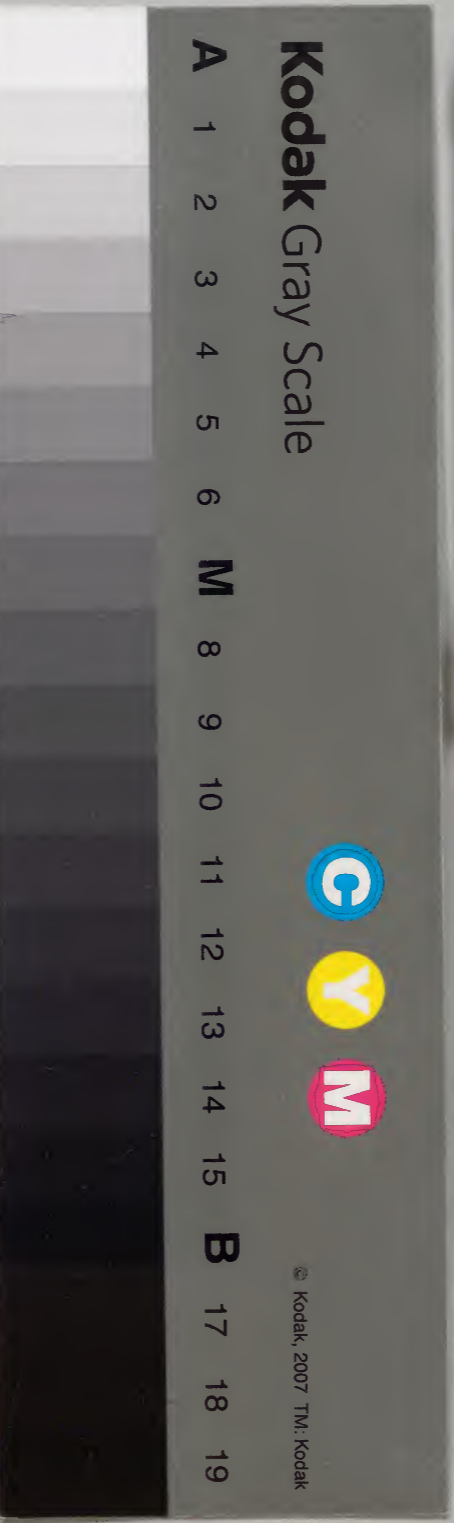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	五	三	二
一	九	一	二
二	三	一	二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二	五	三	二
九	一	一	二
兩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32	
冊數	2 ( 2 )		
函號	299	267	

兵家  
共二



明百將列傳批評卷之三

建業

顧其言 編集

淮南 吳邦正 校評

張輔

張輔，王之子也。以靖難功封伯安伯。永樂三年，以父功進新

侯。四年，副征夷將軍朱能討交趾，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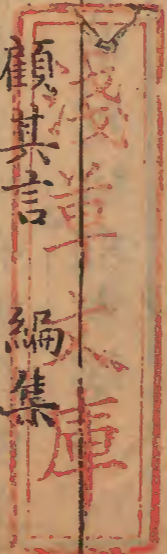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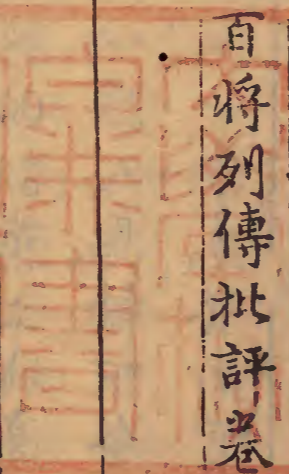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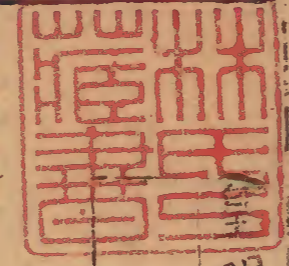
入，十月能以疾留龍州。輔率衆發憑祥度坡壘，闕入安南境

前鋒破隘，及雞陵二關，賊敗走。輔進度芹站，至昌江市橋

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時，賊恃東西都及宣江、澧

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於江北岸，緣江樹柵於多邦隘，增築

威權如王，振者獨加。



禮為竟沒  
於土木之  
難胡天之  
不佑也

穢其鼓戰  
士之雄傑  
成破賊之  
偉績不亞  
陳營作士  
之王霸矣  
豈用奇兵  
以學其不

俗而賊敗  
多所謂攻  
而必取者  
也蔡福之  
先登破賊  
上駭勇哉  
又觀其以  
登獅蒙馬  
翼以神銳  
可饒美乎  
火牛謎衣  
之計

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郡民守之又於富  
良江南岸列置樁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樁內諸江口俱下捍  
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欲守  
險以老我師亡何朱能卒我成祖即命輔代之督兵進討  
十二月己亥西平侯沐晟以雲南兵與輔大軍合輔遂自三  
帶州招市江口造舟而進裨將朱榮敗賊於嘉林江晟軍至  
洮江北岸與多邦城對壘而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沙灘與  
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內密置竹刺濠外  
坎池以陷人馬輔下令軍中曰賊所恃者此城吾輩報國立  
功在此一舉先登者賞不次於是將士皆踴躍期夜襲賊以

舉火鳴角為號是夜四鼓都督黃中街教舁攻具越重濠薄  
城下以雲梯附城牙將蔡福先登以刀亂砍賊衆驚呼城上  
火炬齊明銅角號响城下將士奮勇繼登賊倉皇失措矢石  
不得發皆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復巷戰列象為陣輔以畫師  
蒙馬神銳翼之而前象見之皆股栗又為銳矢所傷皆退走  
奔突賊陳官軍長驅而進賊衆潰亂追至傘員山死者不可  
勝計西都聞之亦焚宮室倉庫逃入海五年輔追賊至富良  
江賊悉衆拒戰每舟連亘十餘里橫絕江中而用划船載木  
柵以拒官軍輔乘柵未備躬率將士力戰賊不能支會都督  
柳升繼以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數萬人江水為赤乘風長

水涸而雨  
漲與渡河  
而水合者  
同假使天  
不助之以  
雨則舟終  
不能前何  
以能擒黎  
至陸而平  
交南也掃  
除異類并  
指衣冠誠  
大意之不  
偶登孔

驅至黃江直抵悶海口黎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輔用  
土人莫邃等為鄉導分道窮追四月師過清化府磊江城賊  
集衆來禦復邀擊破之夾岸披靡而遁暨舟師過海門淫鵲  
淺時晴久水涸賊棄舟遁我師以舟膠淺不能前俄而大雨  
水漲數尺舟畢渡衆喜曰天贊我滅賊也五月輔至茶龍柳  
升等舟師亦至又敗賊獲船三百艘賊遁輔乘勝追之又敗  
之於奇羅海口賊屢敗困衆遂潰生擒黎季犛及其子澄滄  
等交南悉平輔奏安南本中國地其後淪棄化為異類今既  
掃除殘賊再睹衣冠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擒郡邑既平  
之後宜有所統陳氏已絕無可訪求必合開設都布按三司

古是對  
論功行  
之道而  
謀遠慮  
則又識國  
家大体

以無輯兵民奏上上曰俟擒黎賊父子處之至是提聞遂  
如所請六年七月論功進封英國公初交趾平上問夏石  
吉曰陸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陸費於後日無窮  
多陸不若重賞上善其言於是惟陸元功餘班賚焉是年  
交賊簡定又反輔率師討之七年獲簡定召還京八年交賊  
強季擴又反稱復陳氏輔又出討之賊走海洋據二簡花口  
輔率兵從之十一年至爰子江登岸賊設象伏以俟官軍輔  
偵知之戒先驅曰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破其象鼻  
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大敗死者無算季擴走追擒  
之餘黨悉降交趾復平十四年召還京輔經營交趾前後凡

看其籌畫  
軍中如賭  
勝于指掌

當車駕之  
未出英國  
以數成重  
百直陳利  
害明親征  
之不可上  
未必不  
倍也奈何  
竟無一語  
帖耳是徒  
遂沒異域  
而無補于  
國惜哉抑  
或由于王  
振之感指  
而不敢言  
以適其禍  
耶

十年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及遣人密約輔為內應輔即縛其  
人白於上從上親征竟擒之三年交賊黎利猖獗遣人進  
前安南國王三世孫高表乞立為陳氏後上覽之密以示  
輔輔對曰是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  
之譎無疑當益發兵誅之上不從遂失交趾正統十四年  
八月後駕親征王師敗績輔死之十二月追封定興王謚忠  
烈輔為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爵為公位群臣上累朝皆  
優寵之安享福祿榮名幾三十年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  
知名自王振專權視勳戚大臣如屬吏獨加禮於輔而不敢  
慢輔既衰老亦屈節於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

整為輔為人寡言咲膂力過人尤重章縫之士為本朝武  
臣之冠君子謂英國凡三定交南皆與沐晟偕而發縱指示  
英國之功居多自永樂丙申召還而交趾從茲裡杌矣當時  
交趾既平只合仍命英國守之為得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  
雲南即命英守之英沒仍命英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夷  
率服而雲南為吾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夷之所畏服者惟沐  
氏非他將所能彈壓也今交人所畏服孰有踰於英國者乎  
交南二叛非英國總師弗平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  
洩作夫交人所畏惟英國視他將固蔑如也使英國久鎮於  
茲為餘威震乎殊俗歷二三紀後庶幾世變風移而交南長

為中國藩服與雲南齒矣奈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州郡  
士民淪淪異域不得與雲南同沾聖化也惜哉  
孫子曰形之敵必從之輔以盡獅蒙而象皆股栗又曰乘  
人之不及輔乘敵柵未備而力戰破之是也

劉江

接到江忠  
奮激烈忘  
身事主真  
不忝岳武  
穆之事高  
宗傑士也  
紀事者先  
書曰慷慨  
請行復書  
曰江如

劉江宿遷人起小校事我成祖請雜兵興適遼東守將楊  
文引兵圍永平略薊州遵化諸郡縣恨恣多殺戮百姓苦之  
上急遣江率衆趨永平謂之曰爾至永平敵必遁歸山海勿  
追之第聲言還師北平既出則以夜卷旗囊甲復入永平  
中敵聞爾還北平必復來侵爾速出擊之必大獲江如其言

矣蓋獲之  
也

果敗遼東兵於昌黎斬首數千級建文三年七月平安自真  
定率兵攻北平榮於平村離城五十里擾其耕牧世子帶衆  
固守上聞北平被圍召江問策將安出江慷慨請行且曰  
臣方思之高煦請與江先往江曰不可俄而曰臣策成矣  
上喜呼酒送其行江與上約曰臣至北平以砲响為號二  
次砲响則決圍三次砲响則進城若不聞第三次砲則臣戰死  
矣臣若入城中既聞救至則守城軍士勇氣百倍宜令軍士  
人帶十砲俟三次砲响之後為殿者放砲常不絕聲則遠近  
皆謂大軍繼來平保兒必駭散上大喜八月江與安戰果  
如其策大敗之永樂十七年夏鎮守遼東江初至遼東巡視

海場一戰如韓世忠  
敗兀朮于金山橋師  
秣馬畧不為意即王  
楸辯之極胡床而賊  
不敢動其也其張弛  
開關契合古人不好  
一勝賊已奮勇請入

諸島相地形勢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場築城堡  
立煙墩瞭望蓋其地特高可望諸島寇所必由寔為濱海襟  
喉之地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計寇將至急遣馬  
步官軍赴窩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乘海艚直逼場下登岸  
魚貫而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眾如入無人之境江令犒  
師秣馬畧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於山下百戶姜隆帥  
壯士潛燒賊船截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舉砲鳴伏兵奮擊  
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場下江被髮舉旗鳴砲伏  
兵盡起為兩翼而進賊眾大敗我師追逼環而攻之將上階  
奮勇請入勦殺江不許故開西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攻

兵法者志

觀其對諸將數語是  
窺其胸中  
翰畧設奇  
布謀又豈  
草不閑  
古法者耶

擒數百斬首千餘級有潛脫而走艚者復為隆所縛無一人  
得免凱旋諸將請曰明公見敵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及臨陣  
被髮而戰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饑  
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兵家治力之法賊始魚貫而  
來成蛇陣故作真武狀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借  
以壯其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攻之彼必死聞我兵寧  
無傷乎故縱之生路而後掩擊之即圍師必缺之意此固兵  
法特諸君未察耳事聞上徵至京師面慰勞之進封廣寧  
伯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燔民居掠貨財殺擄人口此自遼東  
山東南抵閩浙濱海無歲不被其患及是大為江所挫寇害

屏息者數十年。十八年四月，江卒謚忠武。江驍勇善戰，所向無敵。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於諸夷。款塞者綏輯，備至。既卒，人咸思之。君子謂河間善謀，東平善戰，靖雍之勲，一王為最。定興三出交南，拓地千里。武安陽武往來北塞下，且戰且守。而廣寧則伏俛於東徼，所謂經營四方，矯矯虎臣者，非耶？孫子曰：以近待遠，以逸待勞，江意思安閑，惟飽士馬。又曰：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江臨陣被髮，作真武狀。又曰：圍師必缺，賊走而開，西壁縱之，是也。

山雲

振山雲出鎮廣西大

山雲，蘭州人，姿貌魁梧，善騎射，曉兵畧。永樂中為指揮使。

著南無

征迤北，功為諸將先。宣德初，廷臣薦雲，慮勇有謀，佩征蠻將軍印，鎮廣西。是時溪峒犛獍叛服不常，歲殺掠吏民，以萬計。

安堵河

雲至廣西，大飭兵伍，深入賊境，撫順鋤強，威聲大著。三年降

天者山雲之功大矣

殺掠吏民

自是蠻夷震讙，嶺南無警。七年進雲都督同知，雲在鎮清慎

其全毒無

自持澹然，儒素馭諸土官，專厲威罰，刻期征調，無敢後。先正

尊赤子

統元年，貴州按察使應履平劾雲作威福，雲自陳。英宗不問。初，韓觀守廣西，專殺慶遠諸生來迓，觀曰：此皆賊覘我也。推出斬之。雲以英國公殺恭將，幾致大禍，故不敢輒殺人，人亦不敢犯之。卒，追封懷遠伯，謚襄毅。雲鎮廣西十餘年，能廉



廉潔自持  
語然有曹  
武惠之風  
視其禮鄭  
卑一事不  
恥下問也  
其識量尤  
人所不能  
及百世而  
下令人景  
慕為將者  
當以懷遠  
為法

以律已嚴號令明賞罰親率官軍與賊前後十餘戰臨機應  
變每以身先士卒甘苦與眾同之故人皆為致死力所向無  
前蠻夷懾服繼其後者皆莫能及君子謂雲深沉有將畧用  
兵如神而其廉其正文臣比肩者亦不多見帥府有鄭宰者  
老隸也性鯁直敢言雲呼宰試問曰世謂為將者不忌貪矧  
廣西素饒珍貨我亦可貪否宰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一  
沾汗點墨終不可渝也雲咲曰人言土夷饋送之物苟不納  
彼必疑且忿奈何宰曰居官贖貨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反  
畏蠻子耶雲舉手禮宰曰教我教我雲鎮廣西踰十年廉操  
始終不渝固不由宰而宰亦可尚云

孫子曰法令孰行雲馭諸土官專屬威嚴又曰視卒如  
見故可與之赴滌谿雲甘苦與眾同之而人皆為致死力  
是也

王驥

按王驥鎮  
甘肅始斬  
安敵有孫  
子斬隊長  
穢莖戕莊  
賈之風其  
威嚴有足  
述矣

王驥字德尚東鹿人永樂四年進士初為兵科給事中宣德  
二年陞行在兵部右侍郎尋進尚書正統二年春阿台朵兒  
只伯斡入塞寇掠甘涼英宗命驥巡邊以便宜行事驥受  
命馳至甘肅稽閱邊備見莊浪永昌山丹路守兵寡少烽堠  
不飭軍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而欲虜無侵陵難矣翌日大  
會諸將於轅門問將校畏敵而不畏軍令者誰最甚諸將伏

地仰而齊應曰都指揮安敬驥命引出斬之狗於象曰自今  
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栗遂大閱士伍謹斥堠嚴部隊勤  
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既而虜寇莊浪驥遣都指揮衛榮校  
以方畧擊敗之寇知有備引去遣知院阿魯苛納款于朝驥  
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糧餉乃選苗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  
代上於是兵得休息之利民減轉輸之勞驥尋還京九月廿  
肅守臣報虜復犯邊十月上勅驥復詣甘肅備之驥至邊  
復申號令將士咸奮曰願與虜一戰雪數年之耻居無何虜  
浸至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之臨行戒之曰兵精氣  
銳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貴感奮而往繼遣趙安率白  
今日之將  
士即前日  
之將士也  
前者怯懦  
今則  
勇一戰

東涼州逾白鴉孤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為犄角之勢貴遇  
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虜尚數窺邊驥曰虜未大創不畏我  
不退去我則疲於奔命乃謀知虜巢所在復用貴為先鋒而  
自率兵與都督任禮寺分道出塞期會夾攻轉戰二千餘里  
俘虜人畜數千上勞驥金幣六年雲南思任發叛麓川麓  
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廷議多謂麓川小夷往發兵  
為費不貲宜置勿問而王振方幸用事欲示威四夷力請大  
發兵以討之上命驥提督軍務統兵十五萬而往時侍讀  
劉球上疏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為中國輕重而北  
虜脫歡也先輩侵擾邊境今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寇  
紀律故屢  
敗耳所謂  
士卒弗使  
以其卒與  
敵也今則  
號令嚴明  
恩威並濟  
有以鼓人  
心敢戰之  
氣故能藉  
其死力以  
收成功所  
謂士為知  
己者死也

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不報蓋振  
 主之也驥至雲南大暑衆請且按兵驥曰賊方熾毒吾民行  
 不可緩敢沮軍者斬時賊攻大侯州甚急驥遣兵敗之遂進  
 至金齒分兵為三道徑抵上江上江者賊巢也夾攻三日不  
 下會天大風驥命縱火焚柵乘勢力戰賊退走保險拒我我  
 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象陣於馬鞍山之陰  
 思任發遁移兵討常郎羅常郎羅者維摩賊僭稱廣新王驥  
 遣偏師抵境言王尚書大軍且至賊黨潰常郎羅走安南傳  
 檄且入安南追賊安南人惧斬其首來獻七年班師還京論  
 功封靖遠伯未幾思任發自緬甸渡及驥再督諸軍往取之

大兵乘勝之後勢如破竹

檄且入

安南追賊

若兵法曰

死間也卒

至雲南檄緬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黨惡匿不遣驥從兵  
 攻緬破之俘其妻子旋師十三年麓川賊孽思機發反孟養  
 驥又督諸軍討之十月師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驥造浮  
 梁渡兵攻破之乘勝進至孟養賊欽衆拒險為塞我師皆攻  
 拔之斬獲無算思機發竟失所在或謂死於亂兵也王師踰  
 孟養至孟那孟養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里諸酋皆震怖曰  
 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真天威也亡何苗首  
 富垂者僭稱剋天王驥先征蠻將軍討之俘獻京師景泰元  
 年兵部右侍郎柴車言虜情誦詐叛服靡常脫脫帖木兒者  
 永樂初隨其部長把都帖木兒等來歸未幾叛去迄今三十

斬常郎羅

之昔以斬

雖常考實

之善用間

不汚專美

于前矣

神兵自天

而不可禱

諸酋之愧

矣

王忠毅生  
平事跡紀  
事者論之  
當矣又何  
敢置喙於  
其間

年又復來歸安知異日不叛乎况京儲濟運不易請因其初  
未分處江南衛所事下兵部驥言永樂間來降達官榮永正  
寺分住真定寺府乞如例遣送河間德州寺處授之田廬俾  
耕牧自便著此為例毅上從之尋改南京兵部總督軍務天  
順三年復兼兵部尚書尋請老四年卒年八十三贈侯謚忠  
驥沉毅宏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果用法嚴明而麓川之役君  
子謂驥傾國家之力集數鎮之兵而先後十年之久卒不能  
殲珍梁魁竟從姑息窮疥癬之厄耗腹心之元氣頗為時所  
譏訾云

孫子曰齊之以武驥縛斬安敬而三軍股栗又曰殺敵者

怒也驥戒蔣貴以不能勦無復相見又曰兵之精主速驥  
謂行不可緩有敢沮軍者斬又曰發火有時起火有日驥  
因天大風而縱火焚柵是也

于謙

按于謙力  
且南境乃  
躬探甲冑  
正論六軍  
以國恩大  
義慷慨忠  
烈蓋社稷  
臣也迨後  
以寬狂見  
殺禪毫吊  
古者不能  
不為之哽

于謙字廷益錢塘人永樂十九年進士謙骨相異常甫七歲  
僧蘭古春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少讀書過目輒成誦文  
如雲行水湧頃刻千言宣德元年授山西道御史未幾巡按  
江西及寬獄稱為神明五年進行在兵部右侍郎巡撫山西  
河南二省時年三十三正統十二年還部十四年秋虜也先  
入寇英宗欲親征謙力言不可不聽師駐土木上北狩

喜寧好惡  
遺千古之  
帳  
以我國家  
全成之懼

京師大震會 景帝即位進謙兵部尚書太子少保時內外  
注視倚謙安危而三營精銳征行留者皆老弱謙見 上泣  
曰虜賊不道將長驅深入不可不預為計宜急遣官募義勇  
集民夫更漕卒練神機寺營又令工部理戎器戶部調兵食  
傳檄邊鎮及山東西關陝虜至或迎擊其前或邀遮其後勤  
王構巢並授方畧經理初定十月朔也先以送 上皇還京  
為名入寇紫荆關京師戒嚴太監喜寧胡種也土木之敗降  
也先盡以中國虛寔告之遂為鄉導敗我師殺指揮韓清等  
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臣問計侍講徐瑾妄言  
占象倡議南遷而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謙慟哭言曰京師

天下根本  
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  
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已一步不得離此英  
是謙言宣言於眾曰敢言南遷者眾共誅之出榜曉諭眾心  
稍安固守之議始決謙乃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鏗衛穎  
張軌分兵出城守戰監以王竑葉盛程信又以諫官言赦石  
亨楊洪罪出之於獄俾治兵盡移廓外人入城令虜所過堅  
壁清野勿與戰是時承平日久通州壩上倉糧芻豆動以數  
百萬計謙聞虜臨關急令軍士往取作預支月糧數其壩上  
積芻奏上不及待報遣人盡燔之或有諫謙者謙曰事有經  
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藉此持久坐困於

天下根本  
宗廟社稷陵寢咸在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  
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已一步不得離此英  
是謙言宣言於眾曰敢言南遷者眾共誅之出榜曉諭眾心  
稍安固守之議始決謙乃奏用王通楊善守京城孫鏗衛穎  
張軌分兵出城守戰監以王竑葉盛程信又以諫官言赦石  
亨楊洪罪出之於獄俾治兵盡移廓外人入城令虜所過堅  
壁清野勿與戰是時承平日久通州壩上倉糧芻豆動以數  
百萬計謙聞虜臨關急令軍士往取作預支月糧數其壩上  
積芻奏上不及待報遣人盡燔之或有諫謙者謙曰事有經  
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緩待命下適以資虜藉此持久坐困於

功與  
有社稷之  
賢矣其  
之言可謂  
金英是謙  
豈偶然哉  
平之業者  
其間至今  
國默助子  
德累仁天  
我祖宗積  
大矣良由  
謙之功固  
動搖奈何  
南遷根本  
甚者萬一  
遷矢策之  
盛則謙南

當此之時  
如謹者惟  
有幾

謹曰上皇  
在虜中不  
可不慎斯  
言也其精  
忠可貫天  
日及也先

我非計也蓋鑒趙宋時金人圍汴據羊駝岡之事云會虜長

驅至京城西北關外石亨欲閉九門自守謙曰是示弱也乃

躬擐甲胄注諭六軍以國恩大義且曰事機一失禍患立至

生不如死由是人人感奮勇氣百倍亡何也先權衆逼城謙

與石亨出禦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噤也先邀大臣及謙

出議罷兵索金帛萬萬計廷臣相顧不能決問謙云何謙曰

吾本兵知有軍旅他非所聞也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以

上皇在虜中未敢輒動已而謀知虜移上皇西即發大砲

擊之虜死砲下者數千計也先大沮衆請進擊謙曰勝未足

雪耻萬一不捷所損寔多况上皇在虜不可不慎請大出

雖上皇至  
城下使人

計曰賴天  
地祖宗之

吳國有君  
矣不遇消

沮虜氣為  
一時權耳

豈有他意  
武

聖旨榜文潛遺虜營中諭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來斬

賞萬金封國公以疑虜心虜知有備又城外無所掠遂引去

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尚書如故謙辭不允客言少保功高

宋李綱不能及謙謝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也城下不盟

幸耳景泰元年三月大同叅將許貴乞與虜和事下兵部議

謙力言其不可曰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

虜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

和也又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

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

虜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

歷引往古  
不主和議  
天綱地紀  
賴之以扶  
植宗社矣  
長賴之以  
維持明正  
朝廷之尊  
振揚中廟  
之氣百世  
而下令人  
猶有生色  
其始鐘天  
地正氣以  
序者乎

役契丹屢被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輸銀絹三十萬逮及季  
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張韓劉岳屢敗金師及姦臣秦檜一  
主和議朝廷既割土地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  
已降尊號其為含垢忍耻屈已以求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  
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於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  
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  
相機而勦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首罪惡稔盈  
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當  
盡死効力以圖勦滅以雪國耻不出犬羊之下其或  
厭亂列聖有靈黠虜自知數寇不利變惡為善靖

則示以善善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  
使臣往通彼好則示彼以弱而啟其輕侮之心萬萬未可  
上嘉納之謙又言也先悖逆天道屯聚虜衆近我邊疆若不  
預為設法選練役使遣將調兵軍不識將意將不識軍情不  
能為用今五軍三千神機等營各有提兵掌管規矩不同倘  
遇調遣輾撥前去非惟軍將俱不相識抑恐號令不一誤事  
非小請於五軍三千神機等營選練精銳馬步官軍一十五  
萬內五軍營八萬神機營五萬三千營二萬分為十營一營  
一萬五千用坐營都督一員五千用都指揮一員共用三員  
一千用都指揮或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一十五員五百名又

部有紀  
訓練有方  
兵精將勇  
以此防患  
何慮之憂  
虞也

計授楊俊  
擒喜寧誅  
之今人莫  
測以成功  
善解十算

用指揮一員把總共用三十員每隊用管隊官二員前項坐  
營把總等官各於營內選揀廉能驍勇之人管領操練俱聽  
臣往來提督如有聲息各調官軍若干或用一營二營三營  
就着某總兵官及坐營都督統領前去互相策應征勦其餘  
官軍令的當頭目管領各於本營操練如此庶得號令歸一  
人易遵守內外兩得其濟臨敵必能成功詔曰可團營之設  
自此始謙又言不早除喜寧虜知我陰易虛寔益及復不可  
禦陰以計授楊俊擒喜寧誅之自是也先果悔禍奉 上皇  
還京師先是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於河間東昌等處  
王養蕃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乘機騷動幾至

稱快  
撫堂

可收拾會大發兵征湖廣貴州苗寇謙奏遣其有名號者羣  
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遂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惡一旦  
潛消識者稱謙此舉有功於國家甚大不然難保無西晉陸  
沉之禍矣謙又疏言於 上曰大同府四州七縣之民生長  
邊方安其習俗性既勇悍尤奈寒暑自昔至今多於腹裏及  
迤南衛所免軍役者其各該衛分有二三千里者有五七千  
里者歲久年深拋家失業供役者少事故者多或因路途寫  
遠中途死者有之或因不服水土到衛死者有之或因貪贓  
官吏受囑賣放者有之起解未至逃亡者復來該衛無寔用  
之人原籍有清勾之擾既僉長解又斂盤纏况今兵燹以來



此既洞悉時弊極體人情經理區區皆深謀遠慮不特行之一時直可垂永久

鄉里凋零至極軍戶又不足數民戶因而靠損其本府州縣官吏里老累次於臣處告稱艱難若得就近於大同寺衛所當軍情願自備鞍馬不敢支糧賞奮勇殺賊以圖報效臣切惟天下衛相同者多祖宗制度難於更改但國家政務有經有權夷狄事機有急有緩今者此虜之與西夷大同之與他處非惟理勢輕重有不同其實事機緩急之懸絕若不先其所當重者急者而後其所當輕者緩者則守經用權之道未見其可乞勅該部從長計議除太原府寺處邊衛兵役外其餘不拘在京在外衛所校尉力士旗軍幼軍寺項今後遇有逃亡事故在營無人補伍例當清勾者不為常例俱各於

設若無于誦贊實經理當時事勢不知其如何矣其直社稷

大同就近照名充當軍役聽其自備鞍馬暫且不支糧賞惟大同前後二衛帶管收操待後積有數多另立衛分管轄仍行原先衛分開豁冊籍永不勾補緣此等之人既免離鄉背井之苦得遂安家戀土之情若使撫卹有方教演有法遇有警急一則不忍棄其祖宗墳塋一則不忍毀其宗族產業不無心懷敵愾樂於戰鬪此則與山東河南調來操備官軍主客既殊堅脆亦異庶使民戶無分析之患軍衛獲有用之兵所謂一舉而兩得也上從謙策先是也先犯京師脫脫百

花寇之東不樂出寇陝西浙江葉宗留福建鄧茂七廣東蕭春各擁衆數萬僭號攻城南蠻西番益復蠢動訛言萬端

之臣也  
卷之三

變在呼吸謙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靈寢散遣降胡抗控  
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仍留貴州藩臬條畫立奏  
動中機宜僚屬受成相顧驚服胡虜款戰盜賊削平口不言  
功愈自斂飭上推誠倚任獨秉朝綱文武大臣面酌進退  
宮庭密務接膝調停廉清方正一錢不私力遜賜第止宿直  
房旁無姬妾鄉廬數椽僅蔽風雨薄田幾畝終供饘粥食無  
兼味衣無累帛大璫舒良及石亨等皆敬憚之不敢撓法相  
忤亨素驕縱姪彪尤驍雄謙稍裁抑之請出彪守大同言官  
或言謙用太過而上意益堅群猜遂起怨謗亦興七年正  
月 上病時 英宗出南內復位亨與徐有貞以奪門之功

景皇帝以  
宮庭密務  
而接膝調  
信於謙此  
所以成英  
宗之疑而  
見殺也

皆秦檜誣  
無武務問  
或不成檜  
頭有

言官劾謙盜金符迎立外藩下詔獄勘之無驗亨與有貞  
言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乃以意欲二字成獄辭謙自知功  
高隙深廷訊不復自辨奏上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有貞  
從旁言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上意乃決遂斬西市籍其  
家無長物謙死之日天日驟變陰霾蔽空思功悍枉四海一  
詞章皇后憐謙忠於社稷有功不賞嗟嘆累日上亦悟悔  
俄有邊警廷議紛紜恭順侯吳瑾在上前曰謙不死虜不  
至此上默然茂陵雖中遭廢厄念謙勲績事起倉卒不遑  
申救每一念謙為之太息即位之初復謙官詔畧曰先帝已  
知其枉朕心寔憐其忠弘治三年特贈太傅謚肅愍建旌功

字何以服  
天下也今  
詔獄而勘  
之無驗乃  
以意欲二  
字成詞又  
何以服天  
下哉忠良  
受枉令人  
直豈墮淚  
沒聖明悟  
悔謙之被  
殺蓋奸佞  
陷之也故  
死之日陰  
雲蔽空天  
山為我忠  
臣洗冤枉

卷之三

十七

迄后增諸  
妙法吳瑾  
在上前曰  
謙不死虜  
不至此上  
默然吳瑾  
蓋指謙之  
死于非罪  
故發此言  
而附以說  
上謹上忠  
臣也哉

祠令有司春秋致祭初賊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勒降也大  
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  
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  
人又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謙揚言曰  
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與  
且東宮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謙恕者否耶謙作事有  
不如意輒拊膺念曰此一腔血洒何地人以其言為讖君子  
謂肅愍在當時衆輒罵權奸又請削公兵柄至斥德勝之役  
為無功公沒未幾端人志士至談公事又輒流涕稱公忠勇  
誦公社稷臣也豈非骨忌激於同時是非白於異世耶

孫子曰以飽待饑謙令虜所逼堅壁清野又曰君命有  
不受謙急燔壩上積芻而奏上不及待報是也

### 郭登

授郭登守  
城曰與城  
誓相存亡  
數語凜  
忠義千載  
而後光輝  
史冊不負  
闕閱聲華  
矣至於氣  
壯慷慨與  
劉錡之守  
順昌同也  
其雄風偉  
度令人仰

郭登字元登武定侯英之孫也年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  
歲能文辭初為勳衛從征麓川有功正統十四年進都督僉  
事副劉安守大同會英宗親征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英  
武靖伯朱冕全軍覆沒倉卒議班師登告學士曹鼐張益曰  
駕入宜從紫荆關乃忽東折向居庸終四十里虜至上北  
狩當是之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人心洶洶有愛登者  
注謂之曰事已至此柰何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

逆虜擁駕  
至城下其  
情巨測然  
閉門不納  
者為社稷  
也亦所以  
防不虞也  
其忠誠之  
處深遠矣

若胡勢莫過吾與此城誓相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死也登雖  
處危疑而氣益壯慷慨自奮修城繕兵拊循士卒吊死問傷  
裘瘡傳藥衆皆感戴是年八月虜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  
約賂至歸駕登閉門不納 上皇曰朕與登有姻何外朕若  
此登遣人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啟閉竟不出劉安  
孫祥霍瑄出見獻 上皇金帛瑄尤効力及約賄往虜笑而  
不應竟擁駕去既而虜以和為名入犯京師登欲率所部兵  
并糾集忠義泛馬門入援先以蠟書馳奏大畧謂胡馬南驅  
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為患非輕欲悉起各處官軍民壯入  
護闕庭京兵擊於內臣兵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虞有

魏登此既  
當為聖天  
子作座右  
銘

尾不救之患且曰忠誠切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  
為臣之節奏至賊已退優詔褒答為論者謂登此舉壯哉雖  
不及行而風聲所暨亦足振中國之氣勢而警服毡裘之心  
矣安得若人者數十輩布列邊隅何虜之足患也十月登又  
疏言虜寇雖回離邊不遠傳報有云黃河已凍且向延綏青  
草復生再侵京關事雖未信情亦可矜伏願推誠待下側席  
求賢擴天理克人欲以成聖學之功親君子遠小人以收天  
下之望十二月虜復欲犯京師登以京兵新選不可輕發又  
疏曰今日之計可以養銳不可浪戰可以用智不可開勇此  
謂知彼知己可守則守其涑水易州真定保定一帶皆堅壁

并岳武穆以八百騎賊金人于朱仙而登亦以八百騎破逆虜

清野京兵分據犄角安營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歷遷右都督景泰元年正月謀報虜入朔州寇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未聞有出一兵拒之者登不勝憤晝夜拊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為賞格期必殺賊而後已至是得報登率兵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暮休兵夜二鼓報云二十里東西沙窩賊營十二皆自朔州搶掠而回登召將士問計或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返登曰我軍去城已百里若一退避人馬疲倦賊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得乎即按劍起曰敢言退者斬徑薄賊營天漸明賊以數百騎迎戰登奮勇先登諸軍繼之呼聲震山谷

公考校二

射中二人手刃一人遂大破其衆追奔四十餘里至栲栳山

忠孝臣皆勇也

斬虜首二百餘奪回人馬器械萬計捷聞賜勅褒美進封定

不覺度卷

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數千為一時戰功第一會鎮

而嘆者再

守內臣陳姓者忌登而姚柏輝又發陳奸賊二十事疑登嗾

三以忠孝

之巡撫沈固上言鎮守不和乞更調景帝召陳還諭登留

如登者陳

鎮登憤邊事未戢弊政猶存思得公廉有為者相與共事上

內使猶得

疏曰往者承平日久人心驕逸在官既無廉耻之心蒞政惟

柏輝又發

肆奸貪之志釀成汚濁之風致有夷狄之患又曰虜勢雖款

陳奸賊奸

請和變態豈能豫料倘或渝盟則大同一鎮首先受敵及今

任之陷害

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

忠良有如

此夫

此夫

無事之時若不早為措置一旦賊至又似前日束手無策中

國受侮已深邊事豈容再壞虜既退欲大興屯田苦民困力  
乏牛種俱無疏乞官為措置四年秋病召還京登為將智勇  
善撫士卒紀律嚴明料敵制勝動合機宜初至大同士可戰  
者不及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至萬五千匹精兵數萬人  
與賊相拒一年大小數十戰未嘗挫衄嘗以已意設為攬地  
龍飛天網苛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寒地賊  
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頓刻十餘里皆陷又用砲石  
擊賊一發五百餘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相傳以為神天順  
元年八月單登伯爵謫戍甘州初上陷虜時也先以復駕  
為名徑逼京師于謙使人謂之曰賴宗廟社稷之靈國

法之功  
鮮有能  
以者

孝子之  
門於斯  
信

身及駕至大同登言亦如之蓋權辭以沮狡虜之謀也上  
銜之故謫未幾召還充團練總兵八年卒贈侯謚忠武登性  
至孝母病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啜語者  
三年武而能文謀而善斷尤好吟咏有聯珠集行於世崑山  
葉盛嘗語人曰郭定襄守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其為  
士論所推如此

孫子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登謂可以養銳不可  
浪戰又曰識衆寡之用者勝登以八百騎勝虜數千是也

楊洪

楊洪六合人祖政立功世漢中百戶洪嗣官調開平洪起行

漢古陶官之忌功魚朝恩可鑒矣雖以子儀之忠有

伍生長邊陲有機變用詭道累立邊功歷陞將帥能為奇兵  
遇虜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營然自宣德以來胡人  
與中國和好每歲進馬薄來厚往未嘗大舉入寇或有擾邊  
者不過朵顏之類或獵或掠多不過百餘騎少或十數騎而  
已洪緣此得立邊功正統元年內臣韓政阮鵞疏洪短英  
宗詰二中官曰此必小人左右汝即械至京始貸汝二人者  
時洪頗為衆所忌而上又每舉洪戰功勵諸將故洪益自  
奮守邊屯營專用鐵蒺藜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宣府大石  
門寶昌州捕虜阿台打刺花斬首二百級十三年封昌平伯  
鎮宣府虜人畏之呼為楊三十四年也先入寇敗我土木

一職是以學下故楊洪益得以自奮也上皇北狩而洪不能急君父之難連繫詔獄宜也復時自劾以立功進爵為侯六幸矣

上皇道宣府北狩去洪驚惶無措閉不出故議者謂是時  
洪若能抱忠義之氣奮死綏之勇帥矯捷之兵急君父之難  
或邀其前或截其後則虜酋可擒翠華可返而受國厚恩臨  
敵退縮安用洪握重兵為且洪特畏死耳死三尺法孰若死  
敵遂論劾之逮繫詔獄是年十月虜犯京師出洪獄中自劾  
未幾洪與孫鏜范廣等率兵三萬擊餘虜之未去者戰於固  
安大捷遂至閑盡殲之奪回俘掠人口萬計馬牛羊弓刀數  
萬十一月班師還京論功進侯景泰二年還鎮宣府以疾卒  
贈穎國公謚武襄洪治兵紀律嚴明將士用命敬慎自持不  
敢專殺宣德正統景泰間稱名將諸將皆重洪威畧每左右

洪初指揮杜衡誣洪尚書魏原即訊雪洪貶衡廣西部卒李友全誣奏洪上付洪自治洪以故感激戮力也先之雄奮不顧身轉戰千里一時諸將洪功為最君子謂洪為人雖尚權譎然有威嚴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不可揜者亦賴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來已受知於上三楊公皆愛敬之如李友全之事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之義  
孫子曰出其不意洪遇虜擣虐而善於劫營又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洪為部卒所奏而英宗付之自治是也

王越

王越字世昌濬縣人也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御史有名天順

王越獲勝之功  
子後以直  
于二前殊  
令人痛快

七年進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成化元年禦虜延綏有功年出延綏搜套擣虜巢斬首二百八十級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十三年越自陳紅藍池獲勝之功為白圭所抑錄功及在諸軍之後事下兵部余子俊曰越統領孤軍深入虜境此捷從前所無憲宗然之加越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憲職十六年出大同禦虜時太監汪直專喜事開邊故薦越越與直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大掠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輒班師遂與直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驄虜營所在亟發兵襲之擒男婦百七十斬首四百餘級以大捷聞論功封威寧伯仍兼左都御史掌院事十七年出寧夏尋佩征西前

此則不免  
於貪功贖

武  
卷之三  
十三



得取下之  
術此將士  
之所以死  
力也

將軍部鎮大同移鎮延綏以斬首虜功加太子太傅初越北  
伐時嘗親視諸軍食飲數賜酒肉動息必悉其情至犯令不  
少貸每暇命出獵計矢中禽之多寡於敵陳為先後有將官  
告姦受金者置之許出死力不問於是將士感泣無不用命  
者明年春虜酋擁衆入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  
戰失利言官因交章劾越且曰汪直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  
貢夷人妄報功次冒陞者數百人獨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為  
別圖密謀汪直借往大同肆鼠竊狗偷之謀為邀寵陞官之  
計暗地撥兵連夜出境到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  
殺虜老幼婦女虛張聲勢妄報大功冒濫陞賞不顧故虜致

使北狄積憤招結醜類大擾邊陲聲言報怨軍民橫罹鋒刃  
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直等若罔聞知其罪  
尚可容耶伏乞明正典刑以為擅開邊隙之戒上怒奪越  
爵編管安陸州弘治七年復左都御史致仕十年虜大入塞  
起越總制寧夏甘涼軍務并經畧哈密召至陞見加太子太  
保越有才畧著威望再起益奮厲襲斬賀蘭巢虜奮還掠我  
人畜加少保先是越在大同一日與保國公朱永領兵一千  
周視邊所虜兵猝至且衆永一時不能措謂越云且走越屬  
聲曰勿復言即揮兵上山連兵扎山麓嚴守越曰若走撞陳  
被其長驅入城此禍誰當我今已占上游與戰必利遂驅兵

其勤兵何  
嚴也故軍  
有紀律而  
虜不敢逼  
隨祀應變  
用正出奇  
誠有古名  
將風  
昔李廣以  
數十騎徑  
然遇虜廣  
則解鞍休  
息以疑虜  
不虜不敢  
進誠才哉  
此一轍也

下馬於中選勇士三百自將於後餘七百人永帥而前俱令  
却放不許前兵及顧及顧者即斬以狗務使一一如魚貫少  
有參差亦斬以狗列為陳行時已向暮虜兵憊懈越急命諸  
軍後山後依前令軍行五十餘里始抵城下不失一人越乃  
言幾乎落陷窅明日謂永曰若一時倉皇亂走人心不定虜  
兵追來我兵無紀律必致爭先自弊今乃却軍排次第而行  
不擾亂况我以精兵斷後人必齊心令其下馬而行故彼不  
覺其倦而我得安也越一時應變之機從容克濟有古名將  
之風而紅蓋池劫虜取勝本兵家奇術議者往往黜其功時  
論惜之十一年卒於軍贈太傅謚襄敏越姿表奇邁慷慨自

許議論英發見事風生久膺師寄歷西北諸鎮身經十餘戰  
其於邊徼陰易虜情真偽將品士勢定諸胸臆覈如指掌出  
奇取捷慮成發中顛倒才智柔馴辨強皆樂為之用效之者  
皆自以為不及其所見所執壯老一致雖罹挫衄而志不少  
衰善獎拔士類嘗特薦楊守隋侶鍾屠濬王睿四御史健將  
武校多出其門君子謂威寧有文武大畧其塞上功甚偉而  
時人多言其任術不足數未免譏評之太過云

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越夜襲威寧而俘斬虜寇  
又曰形之敵必從之越揮兵上山而賊不敢擊是也

王信

按王信駿勇有智畧觀其多張旗幟舉火鳴砲不亞古名將之用兵嗚呼天生王信蓋所以不負忠臣苛端之誤也

王信字君實南鄭人正統中世官寬河衛千戶父忠征迤北戰沒母岳氏生信甫半歲執節不踰旌為忠臣節婦信累戰功遷指揮使成化初守通州改守倒馬關移守荆襄二年石和尚劉千斤反信進據房陸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之主帥逗遛不拔信乃多張旗幟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鳴砲賊以為援兵且至驚走追斬有功進都指揮同知鎮臨清決獄明慎請托不行累遷都督僉事移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窩戶練將才慎守備又條上四事曰慎專任以利民情寔倉儲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科罰

信不特以老成練達之謀為國家深長慮且其慈祥愷悌誠有憂國憂民之念皆德將也

省財用十七年信上言湖廣蠻夷雖曰腹心之蠹寔無能為但我軍奸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防禦勿蹈前非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本意逃避徭役長老子孫已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死及無辜恐傷和氣南畝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餼糧已空機杼絲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矣乞選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剽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庶以律已端本澄源在朝廷而已憲宗下其章飭勵衆職信在鎮廣公有威雖蠻夷亦信服之永順保靖二夷世相仇信論以威福尋亦解不為

有單騎見  
虜之風

信不如賢  
嫉能而以

劉斌張全  
力薦于朝

直忠臣也  
黃石公曰

主將務攬  
英雄之心

其信之謂  
乎

亂靖州及武岡蠻久不靖守臣議勦之信巡邊面諭竟不煩  
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之故皆稽首曰累歲  
苦麾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方願為屬役尚敢反  
耶信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為之力薦於朝且曰英  
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  
則賢才多隱志士沉淪任用何能廣乎進都督同知總理漕  
運即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  
洗滌肺腑少盡區區耳信為人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  
騎後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  
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

不遜子弟  
奏官雖諸  
名將莫能  
及也

年笥無華衣廐無肥馬鈴閣之下寐無人聲金玉奇玩一無  
所好嘗曰儉足以久死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總  
兵權者皆為子弟奏官信只令讀書自力劉大夏嘗曰子在  
本兵用將官思得王君寔若人那討得來君子謂我朝將臣  
廉正前如山公雲茲如王公信始所謂絕無而僅有者  
孫子曰兵以詐立信張旗舉火而晝夜不息又曰形人而  
我無形信令死士出城舉火鳴砲而賊驚為援兵且至又  
曰不戰而屈人之兵信面諭峒蠻竟不煩兵而下是也

韓雍

韓雍字永熙吳縣人正統七年進士始為監察御史十三年

巡按江西會廬陵賊起雍與巡撫侍郎楊寧捕斬二百人解  
散其衆遷廣東按察副使不數月少保陳循薦進余都御史  
巡撫江西時雍年未三十練達吏治曉習人情黜奸貪疏寬  
滯均徭役平市價恩威大著凡所注措後按為格例他巡撫  
不能改景泰二年冬命雍巡撫大同陸辭召至文華殿賜鈔  
諭之曰善為朝廷守北門雍精悍濶達有智畧時出已意經  
畫防守城堡部署將校糾去奸黨訓練什伍逾年戎政大修  
虜人不敢近塞七年召還上喜雍狀貌進兵部右侍郎諭  
李賢曰邊方撫臣宜得如雍者乃可賢薦山東按察使王越  
代雍越至見上上又喜曰是將官也天順中左遷浙江參

虜不敢近  
塞者由上  
之知人善  
任故能然  
耳

政成化元年廣西徭首侯大狗倡亂蔓延廣東高廉雷等處  
所至殘毀而守臣懦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憲宗初即位  
意南討進廷臣議兵部尚書王竑曰峽賊稱亂由守臣失策  
以招撫為苟安長其桀驁譬之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持之  
啼不止為今之計當大發兵討之竊見浙江參政韓雍智勇  
過人才華文武屬以討賊可紓南顧憂乃擢雍為僉都御史  
偕征夷將軍趙輔帥兵討之關外之事一以屬雍且曰將士  
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軍法論朕不中  
制也六月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西軍及達官從遊擊由  
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

王尚書樂  
寇得策而  
薦舉又得  
人不忝本  
兵之職任  
矣

觀之論  
其信乎  
武全才也

廣西宜困之。雍曰不然。古者伏鉞臨戎，專制閩外，謂可安國。家利社稷，雖專之可也。夫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為奇。今廣西已無完郡，而大藤峽為賊巢穴，不是之圖而趨其末，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毀，所謂救火而噓之也。未見其能濟。苟全師至彼南，可以攻大藤峽，援高廡，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楊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腹心既潰，諸處之賊假息游魂耳。何須逐乎自古蠻夷來寇，不可以禮義較，惟征勦而已。又何泥於困乎。於是帥諸軍進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為梗，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將士股慄。九月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

昔蜀將劍  
關而鄧艾  
過之今賊  
持藤峽官  
軍直持其  
巢穴孰謂  
彼時陰而

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水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分五路進，窮追至力山，賊大敗。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巖密箐，人不旋踵，且瘴癘為毒，不可涂入。賊聞大兵至，為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山峽遼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防哉。今我軍新破，府江士氣十倍，賊聞喪氣，視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遂進搗大藤峽，覆其巢穴，磨崖紀歲月而還。蓋自國初以來，但能威之使不出，未有窮其巢穴而破之者。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以志武功。因遣將四出，雷廡高峯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

莫敵九

益奏調達

官兵法曰

擇人而任

勢此之謂

也其調度

有方故能

成功

畏懼而廣寢安。雍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無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出兵有成功。先是雍奏調達官達軍千餘人從征，專命都督僉事一員領之，而廣猛獍出入山林，利用標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昔狄青破僕智高於崑崙山，亦以番落騎兵取勝，雍即此意，蓋亦用兵之策也。初雍攻峽出兵，令五鼓戰，府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雍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柰何？人謂雍得將將之體，師還論功，擢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四年，雍言嶺東西地廣山深，恐餘孽復作，宜豫為殫壓，請得文武大臣分理，奏

浦觀傳紀  
雍之功業  
炳赫凌世  
以法法繩  
下故失策  
也中官之

不果行。六年，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熾。僉事陶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為二，以是賊入寇掠，無人任其責，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雍故事，庶事權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府於梧州，兼制兩廣，兵部亦言兩廣互為唇齒，廣東籍廣西之兵力，廣西藉廣東之糧儲，今巡撫等官名位頗顯，議論之際，甲可乙否，宜如陶魯所詣，上可之。迺起復雍總督，兼理之政。雍在梧州，得承制專決，盡法繩下，不貸大吏，以故謗議遂起。中官黃沁奏雍坐視猛賊出沒，隱匿不報，以致滋蔓，沅劫郡縣，上令雍致仕。雍督軍嶺南，威令素行，賊勢雖不盡絕，而功多於罪，乃為內侍奏黜，公論惜之。

秦默寧不  
使志士極  
磨痛惜哉

卒謚襄毅。雍明經讀律。洞達凱爽。薦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為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捕伏。而事簡心平。每有患澤。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父母。檄詞洒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孫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雍智勇過人。而憲宗事不中制。又曰。君命有所不受。雍謂仗鉞臨戎。專制閫外。又曰。貴勝不貴久。雍失律之將。而將士股栗。又曰。先奪其所愛。雍剪修仁荔浦。以孤賊勢。又曰。攻而必取。雍直禱藤峽。覆巢穴是也。

皇明百將列傳卷之三

皇明百將列傳批評卷之四

建業 顧其言 編集

淮南 吳邦止 校評

余子俊

按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二年進士。幼孤。有大志。迥重簡默。外和內嚴。築邊城置車戰。凡有建樹。即近且小。必為百年之計。經畧西北。功莫大焉。奉慶負固。居我內地。移鎮之。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統中。命都督王禎。鎮守榆林。未城也。禎始城榆林。及十八寨。治子俊。酬酢從容。上下孚悅。累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自正安。關中。會府民事。戎務。諸節鎮大臣。使車往來。素號冗繁。難

奉慶負固  
居我內地

移鎮之。尚未衛也。成化七年。始置衛。八年。子俊廣榆林城。增



歷年以來  
未有能處  
其形勝時  
其庸實以  
直搗巢穴  
而擊音屬  
於開下者  
然猶幸其  
不時為邊  
患設或防  
守不深不  
些可慮

三十六營堡在鎮相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勢乃上  
疏言陝西有三邊延慶寧夏甘肅三邊之中延慶為內地國  
初逐出北虜遠遁黃河之外至正統初虜治渡河來犯近邊  
守臣乃於沿邊立界石創置榆林諸營堡外築墩臺以瞭望  
天順以來虜知我東西諸邊各據險以守難於窺伺惟延慶  
一帶地無險阻可以馳突屢來犯邊掠我邊人以為鄉導遂  
知河套所在入屯其中自是虜頓居內而我列屯守禦及在  
其外焉臣以為莫若於沿邊一帶墩臺空處築為邊牆立砦  
堡况舊界石一帶多高崗陡崖宜依山形隨地勢或剝削  
累築或挑塹綿引相接以為邊牆便報可於是冬起清

建學立官  
以詩書教  
子弟端本  
之治也美

之紫城岩西至寧夏之花馬池延袤二千里每二三間為砦  
角敵臺砦連比不絕又於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新月  
以為偵敵避箭之所凡為堡十有二崖砦八百一十九小墩  
七十八大墩一十五甫而功畢自是虜寇益稀子俊又  
請盡蠶陝中人有伍籍詭落及罪卒南戍子孫不棄南方風  
土者寔榆林衛又擇軍中俊子弟教之讀書請建學立官師  
為弟子員俗多棄地不圃藝令吏教之樹蔬果開界石外地  
興屯田歲獲數萬石自是榆林遂為重鎮雄於諸邊子俊之  
力也十三年入為兵部尚書子俊在邊久知虜情及將移勇  
怯地里險易遠近虜所出入凡邊臣奏請從中調度輒中機

子俊此論  
深澤取夷  
之道直不  
能從亦淺  
謀寡慮矣  
卒至起邊  
寡也

宜會遼東巡撫陳鉞說汪直立功固寵而已亦得倖進於是  
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欵糾三衛入寇請討之事下兵部  
議子俊曰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  
深治也今伏當加罪狀未著遽征之非 祖宗初意必不得  
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直不從卒起邊釁論者  
伏其先見十八年虜寇大同 憲宗命子俊總督宣大軍務  
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已而虜引去師還加大  
子太保十九年冬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誅暴禁  
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奉命以來熟  
看大同地方山川平曠宣府地方一半相倚門庭冠至車

置車戰于  
大同即馬  
陰之以車  
戰討西涼  
也

為宜為今之計大率以萬人為一軍戰車五百餘兩用法車  
十人駕拽行則縱以為陳止則橫以為營車之空缺去處用  
鹿角柵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駝乾糧不煩自齎若是虜  
賊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伎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  
百步威勢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過其  
矯橫或尾擊其惰歸前項車營取便策應運有足之城策不  
飼之馬此億萬守邊簡易之法也 上可之遂造戰車數千  
兩為練武圖以教士卒二十一年子俊又言去歲受命行邊  
即以曩在延綏曾修邊牆事宜建議奏聞蒙賜允行適歲歉  
而止今會同宣大山西一帶文武守臣隨方經畧躬率士馬

子俊此論  
深澤取夷  
之道直不  
能從亦淺  
謀寡慮矣  
卒至起邊  
寡也

遍歷邊關、登高履險、凡四十餘日、度地定基、東自四海沿起、西上黃河、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該增築四百四十座、大約今年八月始事、未歲四月、可以告成、工視昔延綏之費、雖曰有加、實一勞永逸之功也。上然之、即勅所司預備器物、明年春給事劉昂疏論、子俊報虜警而勢多虛張、修邊防而財妄費、徒勞人力、未見完功、惟務更張、無益於事、雖侵欺之情未露、而妄費之責難逃、乞明正其罪、以為虛耗邊儲之戒、御史朱欽亦奏劾之、且曰、昧於審時、急於功利、乃於凋敝之餘、輒興城堡之築、事不酌其可否、功惟幸其必成、遂致邊備空虛、群情嗟怨、此而不懲、何以警後、疏並入。上命工部侍郎

詳見二疏  
皆為國家  
計也有諫  
者若此可  
為朝廷言  
洛詩人慶

杜謙勘報還奏、以為子俊在邊未及二年、費用官銀一百五十萬兩、糧料三百三十萬石、雖因供給軍馬、修築墩臺、置造兵器、皆出公用、然亦勞民傷財、不為無罪。上乃令子俊致仕。是年冬、復召為兵部尚書。子俊凝重、藹默、外和內嚴、平生仕宦多在西北邊、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已而入兵部、出邊鎮、欲推榆林之法、盡修大同宣府兩鎮邊牆、而沮於議、竟不能就。嘗曰、人臣事君、當隨事盡力、凡有違樹、即近且小、亦必為百年之計。又曰、大臣謀國、遇有大利害、當身任其責、豈得養交市恩、為遠怨自全之地。以故鎮榆林時、怨謗紛起、而堅執不撓、卒能成功。垂利後世。先是子俊知西安時、值滿四之

採其源而  
堵室之四  
遂弱嗜此  
善察敵情  
兵法所謂  
不戰而屈  
人兵者也  
余肅敏之  
神智殆不  
可及

亂從征督餉四惟恃一泉為飲子俊帥健士三百往採其源  
而堵室之四遂弱嗜公之料敵制勝出人意表有如此者弘  
治二年卒年六十一贈太保謚肅敏子俊在榆林時羅山徐  
廷璋巡撫寧夏亦後濠築墉繕亭障有功績而鈞陽馬文升  
方巡撫陝西並知名顯遂稱為關中三巡撫云  
孫子曰守而必固子俊築榆林堡砦而虜不敢肆又曰善  
戰者立於不敗之地子俊請用車戰謂為守邊簡易之法  
是也

馬文升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景泰二年進士初為御史巡晉楚有

按文升胸  
襟偉岸

遺策  
比漢之  
孔明

名天順元年遷大理卿成化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反起文升  
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與總督項忠討賊是年冬先後至固  
原四據石城之險官軍屢戰不利忠以兵敗憂形於色文升  
曰勝敗兵家常事况賊死亦多勢已不振此時黃河未凍賊  
不能北徙勿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忠日督兵之圍賊堅  
壁不出文升與忠謀曰賊城中無水芻粟亦漸乏若絕其樵  
汲則釜魚當自斃矣忠然之令官軍遠捕樵汲者多被擒詰  
之乃知城中正銀於水卒用困乏之策擒四誅之班師論功  
進左副都御史八年七月北虜寇臨洮鞏昌文升敗之追至  
黑水口斬首數千級命兼節制三邊九月虜復寇常州滌入

神兵也虜  
酋視誤矣

勒石紀功  
與大標銅  
柱者同

陳銳以戎  
服遠遊其  
諷媚可耻  
而馬如鹿  
與直抗禮  
且奴視其

固原及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按伏湯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俘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成焉十二年召入為兵部右侍郎出總遼東軍務十四年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陳銳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已過由是東夷譁懼為亂上命文升再往撫勦時汪直恃寵倖功陰主銳議邀文升偕行文升弗聽疾馳至鎮撫黑鎖忒寺二百餘人比直至虜已解散矣直無所獲深銜之銳行事乖方每被文升更置約束不得逞亦恨之會直巡邊銳俱見罪戎服遠近除道飾厨供張解備賄託僉從而文升獨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譽銳而詆文升銳復乘間毀之直還奏文升忘

蓋為  
士疑增光

善虜已得  
大計所以  
不煩兵而  
解

啟邊蒙謂女直建州諸虜皆以文升禁不與易農器故屢寇塞憲宗遣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真稍禮聰聰上報盡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所禁寔鐵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已而直敗銳亦敗文升得雪復官致仕十九年起撫遼東禁輯科害人無敢犯文升凡三至遼東皆樹奇績東人至今思之弘治二年改兵部尚書上時政十事會安南占城有違言占城請命官往問其罪文升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日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必文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非計也乃

皇明... 卷之...  
上諭安南貢使令還占地侵地竟不煩兵而解七年議絕土  
魯番先是哈密在肅州西北千五百里本鞬回回襍處之  
國也永樂初即其地設哈密衛封元肅王之裔脫脫為忠順  
王賜金印令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之朝貢脫脫死傳其  
子孛羅帖木兒死無子毋理國事 憲宗朝土魯番鎖檀阿  
力王虜王母金印而去國人驚散已而王母故鎖檀阿力王  
亦故子阿黑麻嗣甘肅守臣乘間請以王母甥畏吾兒都督  
罕慎襲封為王遣兵送入哈密阿黑麻謂罕慎非脫脫貴族  
佯與結親誘報之 孝宗御極之四載阿黑麻以金印城池  
來歸文中謂哈密三夷種共居一城罕慎非貴族故衆不服

今非得元之遺裔不足以懾服諸番與復哈密因訪得王侄  
陝巴斡封忠順王主國事未幾阿黑麻復虜陝巴及金印去  
報至適阿黑麻先所遣寫亦滿速兒四十餘人在京朝廷乃  
遣兵部侍郎張海率寫亦滿速兒往經畧之遂修嘉峪關而  
捕哈密點詐回回通阿黑麻教令反覆為奸者二十餘人發  
戍廣西文升曰此虜既遣使入貢復虜陝巴金印迨勅使往  
又久不報其心輕中國不大創不戢請以寫亦滿速兒安置  
閩廣閉嘉峪關絕諸番貢令西域歸怨阿黑麻以携其黨上  
從之阿黑麻緣此益驕橫詐稱以萬人入寇甘肅報至朝議  
頗駭文升曰土魯番至哈密十數程哈密至苦峪又數程道

嘉謀不画  
由美程勝  
策矣

料敵如見  
神智可比

之水草聞夷使入貢多載水行今遠來使肅州有備彼豈得  
 全歸哉此必不能至虎聲恐我耳已而果不至八年阿黑麻  
 復令酋目牙木蘭率番夷二百餘據哈密文升欲示之威聞  
 肅州衛撫夷指揮楊肅熟諳夷情乃令守臣遣肅入奏事文  
 升詢以襲殺牙木蘭之策肅具言其道路甚悉且陳牙木蘭  
 可取狀文升遂薦許進與總兵劉寧彭清統番漢兵入哈密  
 城之牙木蘭遁去阿黑麻以故悔過遂遣使入貢并以陝巴  
 金印來歸十一年六月京師西直門有熊入城守衛者不之  
 覺文升謂野獸入城非宜奏泰守衛者而乞嚴武備以防不  
 虞十四年春陝西地震聲响如雷文升上言曰地乃靜物止

群地震而  
 上言還事

不虞也

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乃夷狄不承於中國  
 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於正月朔日者亦未有震裂湧  
 水如河者此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陝西四隣番虜  
 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密邇朔日地震未已而望日胡虜擁  
 衆入寇夷狄侵陵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  
 知所措即今小王子部落日衆精兵數萬其酋火篩者梟雄  
 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此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  
 兵哀將懦文恬武嬉法令不振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禔  
 災之日也伏望陛下祗畏變異修省克責行仁政以安養斯  
 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樽節以備緊急之

行仁政重  
 臺諫瑞本  
 文論也誠  
 為世治天

三月十日

卷之四

下不易之  
常道

用無益之齋醮暫免修設以省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虚止  
傳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難窘禁奏討有碍之地今虜在河  
套正在用兵之際尤將陝西織造絨褐內臣早取回京以蘓  
一方軍民之困上皆行之正德元年致仕五年卒贈太傅  
謚端肅文升立朝五十餘年以身殉國不避艱險凡有大議  
衆莫敢決文升一言而定性介特寡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  
修髯偉貌望之知為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  
名聞夷夏退然不敢自居至於值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  
可搖奪

孫子曰以虞待不虞者勝文升按伏湯羊嶺而虜入驚直

又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文升以熊入城門而乞  
嚴武備是也

許進

許進字季升靈寶人成化二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巡甘肅山  
西風裁卓然遷山東按察副使明敏發奸伏如神東昌有武  
官子懷數金挾一儒生飲酒家是夜武官子被殺無主有司  
疑生所為逮生酷訊生誣伏進聞牒疑之托他事徧取商曆  
入閱至布商家乃武官子死之明日酒家市數十布價厚進  
曰此必武官子金也一訊而服儒生得釋弘治元年陞僉都  
御史巡撫大同數條邊事至政修明水王子瓦剌兩種聞進

進能洞察  
寃獄即宋  
之包文極  
再生今日  
矣



威聲震赫  
虜夷悍服  
有如此即  
子像寇非  
六不過是

威名遣其首察察少保等二年三頁僅費帑金六萬兩雲中  
上谷河曲塞竟無虜患當是時士馬強壯軍容嚴整而進之  
才智忠毅又能幹旋應變以故每頁多至三千人少亦不下  
二千至關皆下馬脫弓矢入館戢戢聽命八年土魯番阿且  
二復令頭目牙木蘭劫忠順王入三哈密城兵部尚書馬文  
升曰事急矣用兵不可已也顧方畧何如密召肅州撫夷指  
揮楊翥至京問襲殺牙木蘭之策翥曰從罕東衛至哈密道  
路徑捷若調罕東番兵三千為先鋒以漢兵三千為後繼各  
持數日熟食兼程襲之取之必矣文升大喜薦進巡撫甘肅  
而奏請勅之如翥策進至鎮陰結赤斤罕東諸夷為援又結

不以泄殺  
而得封侯  
蓋視民命  
為重而視  
富貴若浮  
雲者八百  
人之不死  
進之德厚  
矣

小列禿截土魯番後誓言遠征不恤浮議是冬與都督  
彭清冒雪夜行出嘉峪關二千餘里搏哈密城牙木蘭遁  
得忠順王陝巴及都督罕慎復哈密城斬首百餘級時牙木  
蘭既走遺別種八百人登臺自保將校請曰斬此八百首功  
公且得封侯進曰吾拊膺從柔遠人期在安集而已安忍以  
多馘為功哉且逆天道無後古之戒也違令者斬乃遣人諭  
之使下八百人竟得不死因疏請懷輯罕東諸夷相援以維  
土魯番黨與而孤其勢西域遂平十三年虜入大同塞且犯  
宣府進兼憲職提督軍務與平江伯陳銳禦之銳遇虜畏怯  
嬰城自保總兵王璽遠進節制亦敗無功而反進以致仕去

卷之四

既歸廷臣論薦者衆 孝宗亦知進時時稱許進可大用正  
 德元年代劉大夏為兵部尚書時大夏求去屢矣俟進至曰  
 吾可去矣謂進曰勉為國家負荷報答先帝未幾致仕卒贈  
 少保謚襄毅君子謂陝巴雖暫入哈密不數年復失之馬端  
 肅作興復哈密記自叙其功誇矣襄毅雖入哈密空城而竟  
 不能守不能有也亦何益哉昔光武閉玉關以謝西域不欲  
 勞中國以事外夷豈非萬世有天下之長策乎

孫子曰威加於敵夷人畏進威名而二年三貢又曰攻其  
 所不戒進冒雪夜行而擣哈密城又曰全軍為上進却將  
 校之請而不屠登臺番夷八百人是也

劉大夏

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庶吉士出職方為  
 當汪直方  
 驕橫專權  
 索調兵食  
 而大夏乃  
 匿其籍其  
 剛毅不阿  
 為何如而  
 且以一言  
 沮征安南  
 之事使國  
 家陰受其  
 福者惟忠  
 宣之力也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庶吉士出職方為  
 主事歷郎中時安南屢歲侵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  
 直因欲取安南之策郎中陸容曰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  
 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  
 不聽傳旨下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大夏匿其籍徐以  
 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沮之事乃得寢是時汪直東構怨於  
 女真北挑募於韃靼二方已兵連禍結殃民辱國矣交南之  
 役使直復得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也故大夏沮征安南  
 之事時論偉之士何朝鮮使者若建州虜邀劫請改貢道由

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部議將從之大夏勢不可  
回曰朝鮮貢道自鴨鵲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迂  
回四三大城戍此祖宗微意今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  
路太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遂止大夏居職方久賢聲甚著  
時北虜數犯大同邊帥失律中外震恐調發戰守無虛日尚  
書皆倚重之有寇入尚書必問劉郎中云何劉郎中言輒行  
行輒效出為福建叅政巡海道兵久弛大夏至造哨船葺  
食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弘  
治十年虜入塞行師乏軍興大夏以戶部侍郎出經畫之或  
曰北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公此行也剛且取禍大夏曰慶

忠  
書為官箴

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近不在遠俟至彼國之既  
至召邊上父老日多講究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某倉  
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內外官員客商家願輸  
者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聽即中貴子弟不禁也不  
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買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  
故中貴子弟爭相為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之官牟利什伍  
自大夏此法立有糧草之家皆自得告輸中貴人家即欲收  
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侍郎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  
財三十年間僅見此耳議者謂大夏作法簡易無甚高難行  
之事而利國便民莫踰於此且使貴家無所施其怨而投其

經略有方  
創法甚善  
以故公私  
充寔

皇朝通志卷之四

忠宣以往  
事取鑒今  
國家默享  
安靖之福

奸真市糴良法也為政在人豈不信哉尋以病致仕十五年  
起為兵部尚書時邊事急孝宗以兵事屬中官苗達謀出  
兵掩虜召大夏問之力言不可上曰永樂頻出塞破虜今  
何不可對曰陛下聖武固同符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  
逮昔當時洪國公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  
將又在福下不若且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曰善一  
日召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糧  
江北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衛  
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錢語帖宮門誣大夏者上曰宮門外

帝之聖明  
洞察群小  
不敢以肆  
其奸故忠  
良得以委  
心立功

人不能至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士耳是年以疾求去不許  
因上十事一曰京住官軍苦於出錢供用二曰在營官軍困  
於私役做工三曰江南軍士因漕運破家四曰江北軍士因  
京操失業五曰竭軍民之力運糧而濫食者衆六曰蠶生民  
之力買馬而私用者不顧法禁七曰各處鎮守太監貪婪八  
曰各處守備內臣占軍士多九曰陞賞被於勢要十曰禁衛  
包直公行上覽疏嘉納行之十七年七月虜寇大同報至  
上欲親征輔臣李東陽曰近日北虜與朵顏通潮河川古北  
口甚為可慮今聞在大同稍遠欲往東行正不知何處侵犯  
若彼聲西擊東而我軍出大同未免顧彼失此劉健亦言大

大夏一言  
有西天之  
力

同險遠本鎮尚可支持潮河川去京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  
 誠宜先慮上意未已猶欲出軍復召大夏面諭出師之意  
 大夏力言京軍未可輕出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兵逐虜數  
 百里未嘗不利大夏曰太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馬有  
 兵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今糧草缺乏軍馬疲弊將官鮮得  
 其人兵士玩於法令非惟不能殺賊亦且因而害人徒費財  
 物有損無益上納之師遂不出已而虜為邊將所拒亦引  
 去會北邊缺總兵上諭內臣語大夏用李李本外戚所薦  
 也因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奏安肯聽奴語上默然一  
 日朝罷召大夏上手一帖付之帖書李名大夏退而語同

明  
知人之  
謀

王鏊此言  
真學士也

見傳至此  
令人為忠  
賢大怨

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為大帥明日別推二人上內批竟用  
 李李去鎮無幾劾章至上謂大夏曰悔不用卿之言正德  
 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三年劉瑾專政劉宇恨大夏恭陵時  
 不為之地謂瑾曰籍劉尚書家可得金數萬瑾曰廣西土官  
 岑濬辭連大夏遂逮詔獄將坐以激變土官罪死大學士  
 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為激變瑾怒與宇謀誣大夏輕議夷  
 人遷徙謫戍肅州衛大夏擅帽布袍途步過大明門匍匐頓  
 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謫發莫不加禮不  
 欲至戍大夏曰大夏有罪不加之誅今復不服役耶被甲持  
 銳與諸卒無異見者莫不歎服未幾瑾誅得赦歸田里六年

復官致仕卒年八十一謚忠宣大夏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  
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宣洩有疑  
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柬直述其事紙尾書  
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嘗曰居官以  
正已為先所謂正已不特當戒利亦當遠名君子謂忠宣之  
為人也明識治體如賈太傅通達國事如陸敬輿質直不阿  
如汲長孺廉潔不私如包希仁忠誠懇切如司馬君寔是固  
先民之遺軌也諒哉

孫子曰非危不戰大夏力沮親征謂今日兵將遠不逮昔

仇鉞

仇鉞江都人也世寧夏指揮同知稍遷遊擊將軍驍勇敢戰  
正德五年安化郡王寘鐫反遣人招鉞令以兵來會鉞佯許  
之帥眾還鎮寘鐫令釋兵仗而入即奪其軍鉞單騎歸私  
第京師訛言鉞從賊與武營守備保勛者又與賊聯姻為外  
應浮議洶洶大學李東陽曰鉞有機權必不從賊勛以賊姻  
故遂疑勛為用而諸與賊通者皆懼不復歸東陽白上用勛  
為叅將鉞為副總兵討賊命下總數日勛疏上言臣母及妻  
子俱在賊中臣義不顧家恨不飛渡黃河食賊肉謝朝廷鉞  
亦稱病卧陰約遊兵壯士楊真等百餘人布中外候保勛楊

東陽深識  
鉞之心者  
初非人之  
忠誠素  
于人以  
能動東陽  
之知若此  
耶

英諸兵至河上從中發為內應俄而蒼頭書童泅水潛入見  
鉞曰諸兵已至河上列營矣是時寘鐸聞諸路兵集近地大  
懼與偽將何錦議防禦之策鉞使人給錦曰事急矣宜速出  
守渡口防決河灌城過東岸兵勿使渡河錦信之果與丁廣  
張欽楊泰等率馬步軍三千人於壩上等處防守於是諸親  
信黨惡皆出惟留周昂守城而已亡何寘鐸欲出城祭社稷  
旗纛等神使鉞陪祭鉞計已不出周昂必自来請遂稱病亟  
而伏家僮陶斌來得等以俟昂果自来比入門鉞猶堅卧呻  
吟言旦夕且死家僮率起捶殺昂斬其首鉞起被甲仗劍跨  
馬出門一呼而諸遊兵壯士皆集鉞與楊真等徑馳詣寘鐸

之精  
思昭貫日  
月而其智  
畧尤潛密  
神妙所以  
立奇功於  
虎吻也歟  
偉哉

第擒縛之乃遣人詐傳寘鐸令召何錦引兵回城而令寘鐸  
人密諭錦部將鄭卿以擒寘鐸之狀錦方帥兵還鄭卿即以  
所部兵擊殺胡墮魏鎮等十餘人倡言城中事定以攜衆心  
又趣河口將巡河劉鉞姜永等盡殺之衆遂大潰錦與其黨  
丁廣等單騎脫走至賀蘭山外欲投虜為邏卒所獲械送軍  
門寧夏平論功封咸寧伯七年以征流賊功進侯十六年率  
君子謂鉞不動聲色而能立奇功於虎吻亦偉丈夫也雖然  
寘鐸腹心爪距盡遺之出而獨留一周昂又復無備其輕銳  
寡謀蓋天奪之魄矣不然鉞雖謀勇過人豈能以匹夫而成  
功哉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鉞稱病卧家而陰約遊兵壯士又  
曰親而信之鉞以擒寘鑄狀密諭何錦部將而鄭卿倒戈  
是也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少有才名弘治十三年進士授刑部  
主事未幾請告十七年復除武選主事正德元年劉瑾亂政  
守仁首抗疏乞誅之瑾大怒縛杖闕下幾死謫貴州龍場驛  
丞十一年遷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當是時宸濠蓄  
逆謀江西上流山谿中劇盜四出劫掠廣東湖廣江西諸無  
畏互相觀望久之積至數十萬宸濠又輒與賊通曲庇賊

得先凌緩  
急之宜

二年七月守仁欲討賊請提督軍務兵部尚書王瓚素奇守  
仁請武宗即與守仁兵符兼巡撫守仁日夜練兵教射不  
數月得精兵數萬是年茶寮賊起江廣湖郴之間騷然矣  
上命三省會勦守仁首誅通賊監生吳讓十月徵湖廣兵夾  
攻桶岡而橫水左谿在其東守仁與諸將議曰桶岡地險賊  
破為難然恃橫水左溪等寨為羽翼不先破橫水左溪勢不  
能與湖廣兵合若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非利也况賊但  
聞吾檄湖廣兵夾攻桶岡橫水左溪必觀望未備出其不意  
可以先破橫水左溪破此而移兵桶岡破竹之勢也乃遣偏  
裨許清邢珣王天與各率兵千餘自南康上猶入令皆會橫



水又遣邦文唐淳敷舒富各率兵千餘自大庾之義安聶都  
 穩下上猶之金坑入令會左溪而命伍文定張戢各率兵從  
 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佚守仁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擣  
 橫水與諸軍會分布既定乃以是月七日分道並進橫水賊  
 謝志山蕭貴模聞官兵至倉卒集衆禦之各險隘設滾木礮  
 石守仁未至賊巢三十里駐兵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  
 各執一旗懷銃砲由間道攀崖入險分布近巢左右極高山  
 頂伏覘賊令度我兵至險舉砲應之又先遣壯士緣崖上奪  
 險盡發其滾木礮石亡何守仁進攻賊據險迎敵忽聞近巢  
 諸山頂砲聲如雷煙焰蔽天守仁急麾兵逼之賊大驚走謂

五月奇兵  
 一不矣哉

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矣官軍乘勝進遂破橫水大巢志山  
 貴模初以橫水在衆險中官兵必不能至及見官兵四集亦  
 棄險走各哨兵乘之皆奮勇力戰唐淳又破左溪大巢是日  
 俘斬甚衆遂屯橫水左溪會天大霧雨暫休兵士俄謀報諸  
 潰賊收集於崖險立寨柵然皆倉卒無糧穀守仁乃下令各  
 營分兵為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繼用土人為鄉導分捕諸  
 賊渡破二十餘巢是時已約湖廣兵於十一月初一日夾攻  
 桶岡矣守仁集議以桶岡尤險阨而橫水左溪潰賊奔入為  
 守益力移兵臨之駐重險之間率難取勝所謂強弩之末不  
 能穿魯縞也不若乘戰勝之威遣人諭以禍福招降之彼聞

籌度賊情有如神明其法卒如所料

我兵連破橫水左溪諸賊必恐使人請命或不從必反覆  
籌議乃乘其備疎襲之可以得志於是遣素通賊官民李正  
岩劉福春釋其罪夜懸壁入賊巢諭之賊方恐見使至皆喜  
乃集眾議降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特不可遲疑不暇為備  
守仁曰遣使於鎖匙籠促降而別遣邢珣伍文定唐淳張戢  
帥兵分道冒雨而入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籠俟命忽聞諸  
兵已入險皆驚愕亟奔入內隘逼水為陳拒官兵邢珣麾兵  
渡水前擊張戢衝其右伍文定又自懸崖下攻賊脇賊大敗  
遂破桶岡大巢而湖廣土兵亦至賊眾遁入山谷者守仁復  
遣將分道捕之先該擒斬俘獲及饑餓墜崖谷死者不可勝

出師僅兩月餘而俘獲若千斬首又若干

計於是橫水左溪桶岡之賊略盡計出師僅兩月餘凡破巢  
八十四擒斬三千餘俘獲三千六百有奇釋其脇從千餘人  
歸流亡使復業度居地民鑿山開道夷其險阻捷聞壘書褒  
論進守仁右副都御史先是守仁欲征橫水桶岡慮涖頭賊  
乘虛出擾乃使人諭之賞以銀布招降之賊頗聽命惟賊首  
池仲容不從亦遣人至守仁所陽應而陰覘之守仁度兵力  
未暇及羈縻之令勿出為亂及官兵破橫水仲容懼遣其弟  
仲安帥老弱二百餘詣守仁求招即願從征立功意實覘虛  
實欲乘間內應也守仁厚撫之令從別哨以遠其歸路陰使  
人分召近涖頭諸縣被害者至詢之得其情各授方略遣使

歸令密部署俟平桶岡後報師期及平桶岡仲容益惧守仁遣使賜賊牛酒見賊嚴為備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欲仇殺掩襲故備非虞官兵也守仁佯信之怒盧珂鄭志高移檄龍川令兼二人擅兵狀且令仲容除道俟事平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人來謝與勞官兵當自防禦之時諸縣民皆為仲容所脇而二人獨抗賊賊仇忌之守仁還兵二人來告變言仲容反狀時仲安領兵在守仁所守仁恐其疑乃陽怒二人仇誣收縛將斬之云彼方遣弟領兵報效焉得有此仲安伏地訴辨列二人罪惡守仁陽信之令仲容具狀訴欲并拘其屬斬之械珂等寘之獄而密使至獄中

仲容反側虜耳不如此徐圖之恐難猝服

諭意珂等令勿恐且令遣使歸集眾以安十二月守仁至張樂大饗將士下令橫水桶岡已平瀨頭又歸順境內無虞矣民久勞苦今宜休兵為樂遂散兵使歸農乃遣仲安歸仲安歸報其死以珂等被繫故仲容意大安守仁別購賊所親說仲容令自來投訴云官勞來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况使盧珂等言無所入矣仲容信之謂其徒曰欲仲先屈賴州伎倆須自往觀之遂帥其徒四十餘人自詣賴守仁先已徵諸縣及行珂等勒兵候報至是偵知仲容就道亟發諸路兵刻期會瀨頭然道經賊巢始達則使別齎一檄為捕盧珂黨與者佯示賊賊采問見檄遂不為意仲容至賴謁守仁見軍

視無謀之  
仲容不啻  
嬰現故擒  
之易若  
此

馮異同服  
伏兵而平  
赤眉陽明  
平不賊衣

門無用兵形又覘知珂等繫獄意益安遣人歸報其黨謂事  
無他守仁乃夜釋珂等使間道歸發兵而令諸官屬以次設  
牛酒日宴犒仲容緩其歸十三年正月守仁度盧珂等已至  
家諸郡縣兵當大集乃設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等入悉  
擒之出珂等狀訊之皆伏遂收繫獄而趣諸路兵直抵賊巢  
於是皆會於三泘先是賊弛備兵已散處至是驟聞官兵四  
集皆大駭拒戰而敗走聚九連山山四面險絕惟一道通賊  
設礮石滾木拒之官兵不敢近守仁乃令官兵衣賊衣抵暮  
詐為賊敗奔者山上賊見果招呼入官兵乃得入及度險遂  
扼其路賊始知為官兵欲禦之則大衆繼入矣賊不能支乃

古法

逃走潰出我師乘勝逐北大小三十餘戰滅巢二十有八俘  
斬三千餘三月還師開縣置官司堅明約束諸賊數盡為治  
境虔吉人皆立生祠歲時祀守仁十四年六月寧王反守仁  
遣勘事福建道經豐城聞之指心顧天曰吾誓不與賊俱生  
急走小舸返吉安與知府伍文定謀起兵而檄召知府邢珣  
等兵又密遣謀四出投檄言京師及湖廣廣東廣西南京淮  
安浙江各發兵討賊以疑宸濠使不敢出南昌又致叛臣家  
屬繆托腹心云吾直應勅旨且聚兵耳又曰寧王事且成敗  
未可知吾安得遂進兵乎賊果疑回路兵且至不敢直趨南  
京又喜守仁或不進兵遲回數日始出南昌攻南康九江安

慶而守仁之兵已大集矣。七月至豐城，衆議所向，或謂寧王經畫旬餘始出，留備南昌必嚴攻之，恐難卒拔。今寧王攻安慶，久不克，兵疲意沮，若以衆逼之江中，與安慶夾攻之，必大敗。寧王敗，南昌不攻自伏矣。守仁曰：不然，我師越南昌下，與寧王持江上安慶之衆，僅能自保，必不能援我於中流而南。昌之兵議其後，絕我糧道，南康九江又合勢乘之，腹背受敵，非利也。不若先攻南昌，寧王久不克安慶，精銳皆出守禦，必單弱。我兵新集，氣銳，南昌可克也。寧王聞我攻南昌，必解安慶之圍，還兵自救。暨來我師已克南昌，彼聞之，自奪氣，首尾牽制，此成擒矣。乃分其兵為十三哨而進，先是守仁部署。

其破寧王之計，徐已定于此矣。

此有合于

定陰遣人密書與賊腹心李士實、劉養正及閩廿四、吳十三。若有約為內應者，書既發，故令人洩之，賊黨書所過處，賊黨以告宸。濠宸濠盡得致書人及書，遂疑士實等。士實等勸宸濠去安慶，直趨南京，不則竟出蕪黃，趨京師。宸濠皆不聽。於是守仁進攻南昌，破之。時宸濠攻安慶，聞之急解圍，反顧巢穴，報至。守仁乃集衆議，或謂寧王兵威衆威，彼馮其憤怒，悉甲而來，我援兵未集，勢不能支。不若堅壁自守，以待四方之援。彼久頓堅城之下，兵孤援絕，將自潰矣。守仁曰：寧王兵力雖強，所至徒恃焚掠劫衆以威，未逢大敵，與之旗鼓相當，一鏖戰者，彼所誘惑其下，不過以事成封爵富貴為說。今進取

宸濠不察其為間而疑士實等者，天意便然也。

宸濠之變中外洵然幸賴以無事固國家之福實亦陽明之功也

不能巢穴又覆沮喪退歸衆心已離我以銳卒乘勝擊之彼將不戰自潰也於是迎戰樵舍縱火攻之大破賊衆遂擒宸濠論者謂宸濠之反南京大震非守仁在上流疑賊賊不犯南京必走蕪黃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守仁既擒宸濠諸奸佞江彬等導上南巡下詔名親征諸奸佞欲攘功忌守仁詭言巧譖百方欲去之當是時宸濠未死諸奸佞素通賊得金錢者多在左右頗有異謀畏守仁不敢發守仁深機曲美內戢凶幸外防賊徒撫定瘡痍激勵將士日夜如對勦敵宸濠竟得伏誅時內閣大臣素惡王瓊亦忌守仁以提督軍務得專制召兵平賊歸功於瓊內閣益不悅久之不賞嘉

陽明以道德文章闡明聖學其有功於聖門即程朱諸大子也

初始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未幾以憂去服闋竟不召諱謗益起屢形奏牘守仁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格不行既而言官又交薦之嘉靖五年岑猛叛守臣聚兵討猛殪之田州而其黨盧蘓王受再叛嶺南大困上起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六年七月守仁至南寧開示恩信班師撤旅蘓受自縛歸守仁薄責之遣歸農刻石云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且諭之曰朝廷宥爾宜有以報皇恩衆皆頓首曰願效死守仁因八寨反側久毒嶺表與蘓受等約且用爾衆一戰與之期日而去又因永順保靖土兵自嶺南還

屆、兵事  
烏足以贊  
揚其第一  
云

密與諸將約束過八塞徑擣其巢而蘊受之兵更相犄角或  
過其前或截其後或張左右翼夾擊之於是八塞之賊畧盡  
捷聞輔臣桂萼素忌守仁言其挾詐專兵時守仁亦病乞致  
仕行至南安道卒君子謂陽明英敏天成機權莫測智計絕  
人用兵神秘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容咲談萬衆過集擒酋  
斬馘敵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而或者斥為異端陸子靖之  
流嗟乎子靖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靖豈知言者哉

孫子曰用而示之不用守仁散兵歸農而仲容意乃大安  
又曰攻其旃必救守仁先攻南昌而解安慶之圍又曰親  
而離之守仁密間李士實而宸濠之心果疑又曰擊其情

歸守仁謂賊沮喪退歸衆心已離是也

馬永

馬永字天錫、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使、永讀左氏春秋、  
兵法襲父官、機警善射、正德六年流賊起、以督戰功、進都指  
揮同知、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永以千總隸彬、稱病不起、彬  
強起之、遂稱病、薦以故得脫、彬禍十年、守備遵化、明年虜入  
馬蘭峪寨、殺叅將陳乾、以永為叅將、守太平寨、十二年虜入  
寨、戰相崖堂、再戰白羊峪、斬首五十級、十三年進都督治三  
屯營、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健武者  
衣餉、健武者又皆喜、人人奮習武藝、當是時、漁陽一軍稱雄

此永之明  
吾能燭事  
幾於未萌  
以故得免  
其禍  
即其治軍  
有名將  
瓜

未幾武宗至喜峰口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上注視久

之顧內侍曰此馬永也咲而止朵顏首把兒孫結諸虜邀官

賞不許輒入塞永迎擊於洪山口大敗之斬首五十八級嘉

靖三年把兒孫復入青山口塞斬其驍首乃遁去把兒孫自

是畏我兵威效順保塞四年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叅

將賈鑑先是文錦以大同北距虜地平漫不甚阨塞議於鎮

城之北九十里築五堡將成議徙鎮率二千五百家往成之

堡五百家為大同藩籬云諸鎮率竊相謂曰去城下二十里

猶苦虜抄掠無寧日今五堡孤懸幾百里虜至誰復相援者

即願往也訴之文錦文錦不許嚴為令趣之而鑑又望

風峻法鞭其小校且罪之故變用兵不利朝議且撫之永上  
疏力言不可撫且曰他日九邊效尤將有唐室河北藩鎮之  
禍上勅永提兵出居庸討賊俄以流言中止永又言陸完

有平賊功宜錄用其子坐越職言事奪官南京安置十二年

大同軍再亂殺總兵李瑾討之久無功廷臣薦永召至業已

聽撫罷兵矣復還南京亡何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上

召永總兵遼東十七年虜入塞永率兵五十人擣其巢焚其

廬舍而還明年遼東軍再亂永帥家兵逼賊斬四十餘人遂

定進左都督尋卒於遼東人為之罷市哭喪過漁陽漁陽

人皆哭兩鎮皆祠永永為將善詞虜情先知所從來及眾寡

長計也

除于民情  
似古之羊  
祐



設伏待之以故虜往往失利去永善養士同甘苦又善知人  
獎拔蕭往劉淵皆起列校為方鎮

孫子曰卒善而養之永倍給武健者衣餉而人人思之又  
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永善詞賊情先知所從來及眾寡  
設伏待之而虜往往失利是也

梁震

梁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性忠勇好讀兵書嘉靖七年  
擢署都指揮僉事協守寧夏興武營慣戰敢先登破虜八年  
進擊將軍益憤志撫士卒勤訓練東西應援有斬虜功十  
四年屢遷都督同知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而大同

梁震號勇  
有似國初  
梁開平

數語凜  
足視其  
而奪之氣  
矣

宣府虜數入塞殺掠吏民間井騷然野有暴骨明年乃改震  
總大同兵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  
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即反唇瞪目或飛  
章訛語相搖撼震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明約束  
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紀綱誤國  
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殺主將者恃眾耳見郎軍無  
不一當百五步之內恐爾不待用其眾也鎮兵聞之稍稍斂  
縮十六年春震率兵出玉林川斬虜首一百四十二出黑山  
門猫兒庄斬首八十進左都督十八年震鳩卒給餉修五堡  
軍中不敢譁震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

功以得人而成六以因人而廢適方之寄託重在得人

震率以五堡功贈太子太保震卒後五堡亦旋廢十九年二  
十年俺答阿卜孩吉囊三入雲中塞直逾太原窺平陽震不  
死五堡不再廢虜亦不敢輒輕入塞自是鴈門河東雲中上  
谷殘破朝廷亦思震之功優與卹典贈太保謚武莊震在邊  
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得虜營馬盡與諸出塞劫者以  
故人皆效死趨利虜以故益畏震震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  
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用

孫子曰法令孰行震申明約束而鎮兵斂縮又曰兵無選  
鋒曰北震專練家丁而出塞劫營又曰取敵之利者貨也  
震得虜營馬盡與劫者而人皆效死趨利是也

沈希儀

沈希儀廣西貴縣人自襲指揮使時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  
賊賊憚之累功遷都指揮僉事義寧賊寇臨桂掠而還巢希  
儀追之巢有兩隘賊伏兵丁嶺隘以伺使熟徭以其隘閉告  
而導官軍入丁嶺希儀策之斬閉隘而入果無兵守於路擒  
賊者數人以丁嶺之賊告遂率以導巢而熟徭亦以希儀斬  
閉隘告丁嶺之賊賊還趨巢太破之荔浦賊八千餘渡江而  
東寇謀者告希儀倉卒率五百人待於江岸駐白面塞去較  
龍滑石兩灘各數里謀者又告賊飽而歸將及江希儀曰滑  
石灘狹牽線而濟雖衆可薄也較龍灘濶成列而濟衆難圍

希儀務在謀定而後

我其用  
奇如神也

應計慮  
謀如湧泉  
其聚米之  
籌借著之

矣吾欲奪其濶而致之狹令製旗軍中無尺布伐岸竹揭竿  
而編筏以為繆刻頃成數百旗樹之蛟龍灘令羸卒數十人  
守之然柴烟以疑賊賊至果避蛟龍趣滑石希儀分兵兩岸  
而潛以小艦載勁卒伏葭葦之中賊濟且半希儀以艦乘瀧  
急衝之兩岸軍譟而前水陸夾攻賊後行擠墜淵前其行盡  
俘之收賊所掠牛畜之在兩岸者是役也以五百人破八千  
餘賊希儀用奇徃徃如是復以功遷都指揮同知六年岑猛  
叛都御史姚鎮奏誅之一日召希儀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  
也助猛柰何希儀素能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  
猛徒貌合耳鎮復曰猛乘上流之勢擁兵建瓴而下則

諸

諸郡危矣柰何曰此不足憂主官大率飽富貴慙巢穴所以  
叛者惧誅耳非有他志也猛離田州而子女玉帛皆在彼或  
乘虛襲之猛安得不慮乎鎮又慮猛且走交趾曰猛走則  
則閉不能歸矣猛安得不慮乎後果如希儀所料而岑璋雅  
敬希儀希儀潛使人於璋於是鎮進兵分五哨入猛勁兵盡  
在工堯諸將莫利當隘者希儀獨引兵當之去工堯五里而  
軍進攻隘隘堅乃以奇兵千餘騎夜從間道繞出工堯之背  
立幟為號黎明合戰賊殊死鬪我軍却麾而進又却希儀親  
斬却者一人而提其首以令軍復麾而進先所遣間道卒皆  
已至登山立幟初璋既與希儀為約而遣卒二千人陽為助

登山立幟  
即韓淮陰

一明

卷之四

十

遣人主趙  
營而立漢  
赤幟也

猛守工堯遣精卒千人以護女為名居猛左右璋兵在陳後  
望見山上幟大驚曰天兵得工堯矣潰而却猛軍見後陳却  
亦驚而却我軍乘之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遂入工堯乘勝  
攻田州猛聞工堯破窘急欲走交趾而璋卒指猛所欲走給  
之曰此路皆天兵也不如且走歸順為後圖猛不得已從之  
璋待於境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以子女歌舞飲食恣留之  
而陰遣使報希儀於田州時璋使報猛所在者事頗洩而諸  
將嫉希儀獨破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璋先覺之以牛酒犒  
軍而告諸將曰猛誠有之公無急也於是醉猛而斬其首亟  
送軍門斬他酋首貫猛尸而以與諸將諸將喜於得猛而

岑璋效順  
之心可嘉  
然其用謀  
云足稱善

鎮都御史  
也而寢謀  
若此可嘆  
甚矣

軍聽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一日矣猛死田州平安置猛子邦  
相於福建而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及側至今未愁  
田州復然兩賊且合從起矣鎮不聽亡何田州酋盧蘓果與  
思恩酋王受連兵劫城希儀又曰兩酋能用其衆以復故主  
為名今若返岑邦相於福建而置之南寧此奇貨也可使兩  
酋坐受縛矣鎮復不聽而徵兵十萬征之既而失利鎮以罪  
黜新建伯王守仁代之其所以撫定兩酋希儀之謀居多因  
薦為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皆賊巢軍  
民至無地可田而室廬妻子數被焚劫知府劉璉殪於賊自  
是諸軍民官必甲而後敢出城兵又疲不足仗希儀始議

皇明一府一州

廿九

勦五都五都去城五六里而巢最險賊又最獷所虜獲人畜最富巢中不聞官兵者百餘年希儀乃以五百兵付牙將蔣紹宗使擣其巢賊蜂出裹我兵殺數十人而隘其入路使不飲返欲坐聽之紹宗告急希儀即上馬渡聚兵得五百人入巢為援既至聲砲者三因奮擊賊賊分兵為二腹背戰我兵鼓譟斬級賊不支退守隘先是賊素怯柳州兵易與至是詞曰汝誰也敢入吾巢希儀給之曰是新叅將所率藤峽軍耳兩江賊熟希儀名而憚藤峽軍因咋舌曰吾固知柳州兵不及此相持數日賊不退然心恨因熟徭為解熟徭者界漢人生徭種間陽附官軍而陰附賊或官軍勢盛附官軍賊勢

昔郭子儀以威聲服虜而希儀亦不亞于二人矣

附賊以為常於是熟徭間說於希儀曰請為兩家解圍希儀曰及我生口牛馬我兵乃去賊以所虜生口二十牛馬百四十為餼而空隘以通紹宗兵希儀兵與紹宗兵魚貫入城城中人謹始知柳州兵之能戰賊也希儀以為欲大破賊非狼兵不可右江狼兵惟那地最勁乃請於軍門以那地兵二千戍柳州柳之有戍狼兵自希儀始初賊勢張甚而熟徭及城中黠吏民多為賊詞者賊耳目徧官府左右官府閨闈動色情性賊在谿峒千百里外輒知凡議大征或鵬勦口語皆未及聚兵而手足盡露以是賊得陰為備或伏岩藪伺官兵殪之或先徙妻子畜聚於隣巢而自空巢以待官兵官兵至

善用間謀  
而卒得賊  
情密為集  
而不露其  
人不和難  
以不知難

徒手無所得甚者我所任為鄉導往為賊誤我入死地崩  
墜崖谷不戰而糜爛者過半而賊以耳目故益知官軍虛寔  
與民積聚少多乘虛掠多所入無一當而所噬無不飽我兵  
築堡增戍則益紛然如刻穴守鼠而賊活脫不可踪跡希儀  
以為圖勝筭莫如得賊情得賊情則莫如謀而便官府人為  
謀則賊生疑於是陰求得素與徭人商販者數十人假以買  
物石至府密謂之曰吾素知若輩通徭吾不罪若更與若金  
為販資若試為我調賊眾感諾乃人給五金使益買物散入  
諸峒中諸徭雖凶暴樂殺人惟販者至則寨寨傳送護衛不  
食恐損一販者則諸販不至是以雖絕棧涂等販者無所不

歷每有動靜販者輒先知之奔報希儀希儀厚賞販者而必  
其事雖肘腋親近絕不得聞至期鳴砲者三則諸兵皆聚第  
謂之曰今日出其門而遣心腹為旗頭引諸軍諸軍賀賀行  
問旗頭旗頭不知曰然則汝何引我曰公強我往我漫往耳  
軍行千萬人其所往獨希儀與旗頭兩人知之而已頃之割  
營設伏賊果至遇伏奔追殪之已而賊寇他所希儀軍又已  
先在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必不至而潛寇則希儀軍又  
已先在賊始驚以為神而我軍亦不知主帥何自得之也希  
儀始至柳令諸徭得出入賣買遊戲城中無禁諸徭時入府  
見希儀希儀見女撫之久之稍稍擇其巧者結以厚賞使詎

史亦常孝  
寬善用問  
覽傳中徭  
婦入見夫  
人一段事  
甚奇如父  
常孝寬之  
所莫反也

賊後賊散其火伍中輒報希儀希儀又厚賞之而間謂之曰  
若見我若妻子何不来見夫人諸徭曰不敢希儀曰試令其  
来已而徭婦五六人来夫人好言慰勞賞之針線包帕諸物  
以銀簪其首而命妾婢灌之以酒入數大觥察群婦中其  
夫嘗以賊事報者則又陰摘之他所勞苦之曰若夫為吾大  
人盡力良苦私賞之包帕銀簪諸物倍於人前所賞者而益  
以珍果美物寘其袖中又陰戒之勿令人知也徭婦既得賞  
又酒醉踉蹌舞手出府門徭夫望見之歡喜爭前掖而歸巢  
自是諸徭婦来者至數百人夫人傾筐篋與之猶不能給而  
相戒徭婦以勿令人知者徭婦又洩之以所獨得珍果美物

諸徭婦以為夫人愛已諸徭婦心艷之嗾其夫使報賊情  
莫已入府得珍果美物而希儀間使人往諸巢中陰以夫人  
之命賜物諸徭婦自是賊中消息或諸徭不肯言則徭婦嗾  
之使言或諸徭終不肯言者則諸徭婦自於使人至巢賜物  
時附耳語云云若勿向我夫語也希儀用兵風雨来去既得  
賊時率輕騎勦其尤劇者一二人兵至巢以管為繩繞記劇  
賊家示諸軍所捕緝之內老幼婦女牛畜無一免者繩之外  
老幼婦女牛畜無一及者往時官軍入巢見人輒殺或賊遁  
則搜斬不為賊者以充校至是人入皆喜凡我兵入巢有助  
賊戰者既還軍遣熟徭檄之曰若柰何助戰吾勦若不赦頃

施謀使米  
設奇用詭  
莫可測其  
端倪令人  
驚慕不已

之禱其巢盡殲之自是有所賜勦歷數百巢竟無一人敢助  
賊戰者所獲劇賊多不殺剜兩目刑兩耳賞穀金而還之巢  
自是他賊有所虜掠多不遣兵而用剜目者騎而一人率以  
詣賊使微所虜掠賊見之驚曰某巢某也震懾不敢隱盡還  
所虜掠而剜目者索不已賊至出自所有與之希儀以給被  
虜者而以其餘給剜目者每一入巢則利益多而為賊者所  
獲每不補所償則益無利在柳州所剜目七人其六人皆為  
官用其還巢而復為賊者一人竟以計擒殺之始議發兵故  
制欲發兵必請督府督府檄下乃發希儀以為吾治文書  
掾史知之文書上府府檄下我府掾史知之多人知則洩

賊寇崎嶇  
山谷其顛  
沛流離之  
狀亦至于  
此雖有推  
心消滅殆  
盡矣

柳去督府千里待報踰時坐失機會而書檄往巢水陸諸巢  
給繹能保不為賊得於是凡率兵入巢未嘗先請既勝則上  
首虜督府而以邂逅追賊至巢為解於是督府無能以文法  
詰而兵謀得無洩希儀嘗欲勦一巢而恐其洩也乃佯病所  
部人問病希儀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起出  
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希儀耳目多賊不  
能數率走之他巢他巢人又嚇之曰公且勦汝則又走之他  
巢他巢嚇之則又走躄血踵以死或餒槁崖谷希儀又每以  
風雨晦冥之夜察賊所止宿處四散遣人齎火包以筒貯火  
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砲者二賊盡驚老沈

三月二十一日



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眺往往寒凍死或觸  
崖石死不者且為虎噬諸妻子更相嗟怨汝為賊之利至此  
黎明下山訶之則寂無人陰使人至城訶之時希儀所遣衣  
毯者回散諸巢同夜舉砲明日諸巢所使為訶者亦同會於  
城旁西巢人曰老沈昨夜來吾巢東巢人亦曰老沈昨夜來  
吾巢則固已更相恠駭已而訶之城中人則希儀固安坐城  
中不出也益恠駭曰昨砲聲者誰耶鬼耶自此賊益膽落或  
易面為好獠種希儀在柳先後十三年名賊宿獠幾盡而希  
扶諫者馬平四都獠賊也兇獠甚嘗戢捕之不能得會有報  
扶諫逃隣巢三層巢者乃潛率兵勦之至巢則扶諫又已與

神出鬼沒  
之計令人  
拊掌大笑  
快哉

三層賊往劫他所而三層賊妻子獨在盡俘以歸計七十餘  
人平時所得賊妻子盡以與狼兵為賞至是獨不與而閉之  
空室中善飲食之又陰使狼兵怒而拊刃狎獠入室恐諸婦  
女作欲搶狀希儀佯執鞭痛鞭狼兵使退如是者三欲以深  
德諸婦女而潛使諸獠聞之以繫其心又使熟獠謂諸獠亡  
妻者曰吾不害汝但得常扶諫則還汝妻子矣諸獠四五人  
來投希儀希儀令入空室視其妻夫妻相持哭其小子牽其  
父哭妻曰非沈公吾為狼兵殺且搶久矣已而怨相詈曰咄  
扶諫非汝爹非汝娘何不縛以贖我諸獠心割而別復見希  
儀希儀曰欲得扶諫耳諸獠曰扶諫已逃他巢圖之實難雖

兵法曰神乎神乎至  
於無形微乎微乎至  
於無聲若動九天其  
在像之用其乎

紀事者指焉至此極矣

然顧公切勿以吾妻子與狼兵也吾且為公緩圖之希儀曰  
諾檣而去之諸猺踪跡扶諫所在遂往以言惱之曰還我妻  
子扶諫不應諸猺因曰我輩失妻子計窮惟有更隨汝作賊  
耳扶諫喜諸猺乃詭之曰今官府虜吾妻子而穿山驛與守  
堡百戶與巡司俱在山中今往劫之三郎可必得也官府懼  
失三郎得重罪以易吾妻子可必得也扶諫曰善扶諫既離  
巢則黨益孤諸猺醉而縛之置岩洞中而使熟猺報希儀曰  
得扶諫矣恐見賣可遣吾妻子於三十里外相易希儀以為  
吾不遣諸猺且謂吾怯於是鎖諸猺刃挾之以行至三十里  
使熟猺諭諸猺曰爾且劫妻子者先殺妻子然後戰諸猺請

希儀壯勇  
肅胆氣且  
虜虜謀甚  
周匝真老  
死之將焉  
曰師貞夫  
人古其希  
像之謂也

曰吾敵扶諫惧讐公可遣三千人至巖洞自取之希儀慮諸  
猺有變乃選健卒十五人賞而遣之曰得扶諫吾且賞汝若  
諸猺殺汝者吾且重賞汝家又以十五人付之熟猺而質其  
妻子曰十五人者損一人汝妻子齏粉矣至巖洞中果得扶  
諫而出諸猺閉之五百外惧扶諫往而妻子不至復要曰必  
相易於此希儀又曰吾不往諸猺且謂吾怯於是先遣諸猺  
中妻女四五人往言刃挾諸婦女狀諸猺吐舌惧殺妻子帖  
息不敢動遂易扶諫以歸剜目截耳剔心手足斬之而回懸  
諸城門諸猺出入城者見之無不服粟諸猺既熟希儀威信  
希儀嘗調一巢徃征他巢雖惧讐然不敢不徃牛畜盡俘以

歸獨首虜生口視狼兵為少耳希儀亦盡以所俘牛畜賞之自廣西為將如韓觀山雲惟能使徭人不作賊至希儀能以徭攻徭則前此所未有也十六年而有岑金之變初思思土官岑濬被誅而立流官以其首徐五常貴為主巡檢分掌其兵而聽於流官然夷民犷悍不樂漢法數十年間凡數叛則數舉兵誅之而不能定也當破濬時調兵鎮安鎮安掠思思生口以歸已而其中一人長大而狡因托言濬子而名之曰金夷民益思亂鎮安乃潛召其首出金而與之盟曰汝小主也諸酋感泣因要之曰金立與我某地幾百里遂盟金而遣之諸酋聚兵奉金將攻城郭復故地夷人多欲為響應者

勢洶洶而先時濬既誅其首楊留無所歸乃率其黨千餘詣濱州應募為打手濱州兵素弱故倚打手至是欲往投金時希儀與兵備皆在濱州留入言曰留小主人在調往希儀方慮岑金之危思思未暇慮留之在肘腋也聞留言獨心駭以為金去濱州數百里而留應之表裡相扇濱州危矣濱州危則咽喉咽喉則廣右盡騷而何有於思思此事大不可急取宜以計款之乃婉色好語謂留曰汝弟往我曩征田州調兵鎮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濬第九子也留聞是言固已刺心希儀復低聲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滌動留而呼至密所曰為我語金若欲官必毋殺人劫城金能聽我言可以收訴

詳現待楊留岑金一  
事希儀其  
運毒惟惟  
折衝禦侮  
者乎

我及諸上司留唯唯遂予留十金而以花紵納留懷中曰為我寄金得官為衣衣之可常念我也復給留曰金欲官非賂我萬金不可留曰金誠當盡力然彼方倥傯安能辦此希儀笑曰吾豈遽責金耶且欲得一券為信耳自是益信希儀無他賜矣留出又呼反謂之曰我幾忘之常貴往五素仇汝與金可善備之留詣金具如希儀言金大喜因率兵五千之濱至城門守者惧而入報請無內金希儀怒罵曰金非賊柰何不內覘者以告金金心益安率其衆散入城而與留及其親信二十人皆裹甲見希儀希儀曰金來乎留曰來矣金叩頭潛以萬金帖子奉希儀希儀笑曰若窮鬼安得此乎金曰賴

公力得官不窮矣賴公力誠不敢忘報公子孫希儀戲曰女土官多不知恩汝得官且忘我矣况子孫乎金唯唯不敢希儀乃令其姪出見金曰金汝兄弟也金得官他日每一出征乞金四功與汝頃之復為金謀曰汝賂我兵備公獨無賂乎金對不敢希儀曰第寫帖子吾為汝致之希儀以兩帖子示兵備笑而焚之於是始遣人詣兵備明日希儀巡金營犒之五牛酒五十尊又明日兵備犒之如希儀復召留與金謂曰倘兵馬殺金是吾殺金倘刺客殺金是貴吾殺金今以付汝留乃日夜甲而擁金為備希儀復遣其姪至金營與同飲食卧起金自是心死於希儀矣希儀欲縛金而憚其衆時巡按

在南寧將誘金至彼始執之乃請兵備先詣巡按密語之故  
而謂金曰吾挈汝訴巡公吾代詞因為金作訴稿塗抹四五  
次以示忠於金復謂金曰吾與汝往南寧倘貴五伏人於路  
暗箭射汝不若易汝土官裝衣青衣襪掾史中而先我馬令  
五千人後行金如希儀言路中飲食希儀與金同席語金曰  
貴五以重賂賂五庖使毒汝則奈何自今以後吾所食汝亦  
食吾所勿食汝亦勿食可也金如其言而益以希儀為愛已  
行七十里至思龍驛希儀晨起耳語金曰今往南寧南寧人  
皆言汝叛聲甚惡以五千人往則人益疑汝不若散遣三千  
而還心腹健卒二千以往是汝不撒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

送容緩款  
令其覺不  
知覺此正  
不煩一兵  
不卡一錢  
而坐收券  
金非掌握  
希儀真社

為然選二千入往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又謂金曰汝至南  
寧久矣而從人衣糧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而以千人  
送為便金亦以為然後隨至南寧者總千人金入見巡按巡  
按好語慰之曰吾為汝奏翌日遣人至金營犒其眾而留金  
以待奏居五六日希儀度金眾衣糧且盡復謂之曰思思夫  
南寧近耳何不遣其半取衣糧而坐待糧盡眾且散矣金復  
遣其半行金所遣千人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乏糧稍稍散  
去而獨五百人散處城中希儀欲縛金而又以為五百人者  
迫死而恨闕則殺傷幾何更欲為計而金所遣取衣糧者適  
至則送金者又千人矣希儀請於巡按曰今且去南寧而以

授百也

金從可於路圖之至思龍驛忽報常徐將萬人至陽云迎巡  
按而陰襲金金驚而逃希儀聞之曰禍矣亟呼常徐罵曰汝  
安得擅兵至此金得官與不得官唯朝廷所命汝安得私讐  
之是時金尚駐近地覘伺而常徐部中亦有為金耳目者金  
聞希儀言復還希儀行三十里金道伏候希儀希儀曰岑金  
汝尚不知死貴五兵至矣可疾入濱州匿吾府則貴五無如  
汝何矣金馳入濱希儀復於巡按曰金入濱州矣巡按兵備  
至是始有人色自金往南寧返濱州飲食起居無不隨希儀  
居數日常徐復私希儀曰請甘心於金希儀又怒罵常徐亦  
莫測希儀計所出也希儀密請於巡按散遣貴五衆而後圖

金然是時金衆尚十人與楊留所將殺手千人皆在濱州內  
外希儀遣留殺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而問謂金曰楊留殺  
手百人護巡按往柳州矣汝盍將百人護送四五十里以自  
結乎至五十里金欲返希儀又拉之行百餘里金又欲返希  
儀曰汝獨返勢弱倘貴五伏人待汝奈何今去柳且近汝何  
不與留俱至柳而偕還遂以百人至柳其酋長十餘人皆金  
死黨駭健會金於路躍馬而墜希儀以機責其酋五六人曰  
何不護金而令至此痛杖之五六人病創卧然尚以希儀愛  
金故被扶不敢恚希儀金至柳入叅將府希儀命夫人見之  
曰金我兒子也金得官聽調往來貴縣吾縱不在汝必見之

金益喜置酒勞金與其首是時諸大酋其五六人既病扶卧

獨四五人從金而留所部打手百人皆營於城外柳城故有

布置詳慎務求萬全

兵法曰謀以周密為

貴希儀蓋得之矣

狼兵二千入足以虞變希儀將縛金先以狼兵三百人護巡

按三百人護兵備而以三百人入府待事謀既定因酒中戲

謂金曰痴兒子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逼意嘗不樂今無事

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飲至醉其夜遣狼兵縛之黎明

使人召留於城外狼兵夾墀左右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希

儀希儀大言曰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以十金勞留留愕然

希儀曰汝為之而汝不知乎岑金國賊也非汝與吾同心誘

金至此吾安得擒之留大駭泣下曰留小主人也希儀曰汝

為之而欲誑衆乎希儀又欲疑留於其黨也留懼不能言其

黨三十人皆股慄希儀復曰吾且為留奏功矣因見留於巡

按巡按勞賞之如希儀見兵備兵備勞賞之如希儀勞城外

二百人牛酒而令留帥之還濱州遂令留捧檄散遣金兵曰

所誅止金一人而已留既慚見紹又慮同行者猜已賣金相

讐殺之途日夜跼蹐為備奔歸頃之遂發病死金兵聞變皆

散去乃以金械送巡按撲殺之思思復安當是時使希儀不

先款留則金必不至而且攻城殺人使希儀在南寧濱州縛

金則困獸之鬪何所不噬使希儀聽常徐甘心於金則而容

相聞而主受其憂惟希儀緩之又緩以漸脫金於五千人之

手若剝笋然待其為一夫而後縛之人以是益多希儀之美而常徐諸士首益謂希儀不可測也希儀見督府於梧時益船八十餘阻峽賊不能前左江孫叅將千人送之不能督府以命希儀先時希儀沂峽中夫首侯公丁嘗出謁希儀寄六羊令丁公牧之至是遣人取羊公丁奉羊至潯希儀命諸藍船牛酒犒公丁而使之護船上峽公丁身居希儀船尾命其徒乘小舟護船囑曰吾以身質於沈公護不謹吾碎矣希儀遣班首一人與公丁從人護船時左江兵備聞公丁在官舟欲掩捕之而密言於希儀希儀曰人信我而我詐之不祥招而縛之不武且獲一人以疑諸夷將為用之兵備猶豫未

希儀推誠信以待公

齊私財以賞軍士此為將者所難及

然希儀位止叅將而未得展其才能誠

決希儀陰摘公丁告之故曰可亟歸矣公丁泣去而彙所置班首護藍船上峽者亦至不失升斗督府聞之喜曰孫叅將千人乃不如沈叅將一班首希儀胆勇機警善撫士其財與所得俸祿賞賜半以給諸人為耳目者其出兵多齊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陳給賞不失頃刻故人爭盡死力希儀嘗笑曰人以賞財積賄賂而博官吾以賞財積首級而博官豈為非計哉君子謂世宗朝名將數人北則馬永梁震而南則希儀永魁瓌長貌而氣特沉毅見人頰首下視寡言咲希儀短而精悍目炯炯人議論磊落激發蓋所謂偉男子也希儀嘗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掣齟齬不能展噫嘻若



可惜也

希儀者猶為未盡其用哉

孫子曰趨其所不意希儀斬閉隘而入以破賊巢又曰垂其所之希儀揮旗燃柴而賊果趨滑石又曰親而離之希儀計誘岑璋使斬岑猛又曰賞莫厚於間希儀給商販以金而盡得猖情又曰其次伐交希儀以管為繩而隣巢不敢助賊又曰先奪其所愛則聽希儀俘三層賊妻子繫之而竟縛扶諫是也

胡宗憲

胡宗憲徽州人嘉靖戊戌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巡按浙江是時海隅姦商乘時盜販因緣忿怒轉為寇賊民不覲兵為日

古名將用毒以殺虜

久矣望風奔潰莫之誰何賊既連得利內附外連聲應氣合徒黨滋蔓動以數千萬計又善用兵能以少為衆所徵四方材勇懷怯武力之士率殲其手勢若烈火熾燄狡為思啟蓋自壬子春更癸丑甲寅掠殺燔燒叢萃竅窟而兩浙三吳之桐慘矣三十四年夏四月劇賊徐海麻葉規知嘉杭兵調松江擣巢率衆數千水陸並進時杭城無兵可恃人情洶悞宗憲方巡浙東台溫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至嘉興會賊徒嘉善來前驅薄城外衆懼甚宗憲曰在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乃取酒百餘罌投以毒載之而舟選卒急而猛者假冠服坐舟上佯作餉軍狀載餉賊所送道見賊即棄舟走賊信不疑爭

三月

卷之四

四

若多圖不  
可枚舉惟  
胡太保買  
毒酒中令  
諸酋飲者  
多死蓋善  
用古法考  
也

取之諸酋長飲之多死然後黨尚眾我兵寡且惟怯遠保靖  
宣慰彭蓋臣所領土兵數千至可使宗憲策其恃勇犯忌使  
人傳語之曰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嘗為所誘宜奇正左右  
翼擊之蓋臣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墮賊計挫於城南之石  
塘灣宗憲聞之曰如是我技窮矣親詣軍營拊而勉之苗兵  
皆感激思奮宗憲察其可用乃指画石塘地形曲折曰汝宜  
分道而伏俟賊至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伏盡起三面  
夾擊殺不勝矣蓋臣如其策賊果債敗北走平望平望故別  
有苗兵營賊不知也宗憲厲激之且躬擐甲胄四面合圍賊  
還走王江涇既連疲於奔又餒且病遂大潰不支土兵與官

胡太保  
容談咲  
之風

軍乘之斬首二千餘級五月復犯杭州至塘棲二宣慰  
失利賊掠北關去欲由蘓州入海道吳江之平望浙直鄉  
合擊之賊腹背受敵大敗走松江至三店宗憲邀擊之斬首  
七百是戰也皆不藉客兵之援而專任鄉兵之議興矣是冬  
進僉都御史提督軍務會賊入紹興宗憲親提容美兵往勘  
之遇賊江橋僅隔一河宗憲謂諸將曰賊見我不顧而南其  
氣未可乘若稍止觀望可圖也乃於馬上自持一幟作指麾  
狀賊果聚觀宗憲咲曰比易與耳乃令土目田九霄邀其前  
同知曲入繩繫其後賊見兩兵渡河大怖而走至後梅匿民  
家宗憲復大咲曰賊若乘我兵半渡迎擊勝負未可量今已

投死地無能為也。悉眾圍之三匝，縱火焚之，死者強半，亡何  
賊越金鄉趨台州。而北時宗憲方奏樂清之捷，聞之喜曰：「寇  
來有三敗，我皆得之，不足平也。初寇登平陽，守將不循約束，  
故得滌入。今台守譚綸干城之將，且素受方畧，賊玩蹂其強，  
一也。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寇方得志三港，其氣驕，我兵  
方捷於樂清，其氣勁，以勁乘驕，如柱朽耳。二也。容美兵精悍，  
甲諸部萬里，從征朝氣正銳，但初未諳險阨，今授以布伏，數  
擊之法三也。遂分道布截，十二月賊抵新昌，知應台關有備，  
去至嶸縣三界上館嶺，我兵前後夾擊，且多張旗幟為疑，兵  
以撼賊勢，賊四面受敵，且戰且走，我兵追之入清風嶺，烈女

兵有先聲  
而後實者  
即此之謂  
也

同俘斬一百七十級。時宗憲新膺簡命，未決旬，輒有奇捷。  
此三十五年三月，世宗以宗憲累立奇功，命以兵部侍郎，  
督浙直福建軍務。四月，徐海寇乍浦，提督都御史阮鶚卷甲  
趨之，宗憲亦分兵澈浦海鹽之間為聲援，而自引兵壁塘棲  
相犄角。居頃之，海聞新總督即故御史，所嘗提兵於王江涇  
而覆之者，氣稍阻，尋罷乍浦圍，徑掠峽石，越皂林，出烏鎮，而  
北。鶚聞之，即道換河朔之兵，騎而馳及之於皂林，令善射者  
且躡且射，賊怒甚，鼓譟而前，鶚勢急，單舸走保桐鄉，而叅將  
宗禮與裨將霍貫道厚集其陳以待，戰數合，擊殺數十人。會  
日暮，賊且引去，時賊氣頗窳，而禮等亦已絕鄉導，不得擇善

地便水草以自休明日忍饑而戰賊遣候者樹而望蓋孤壘  
以擊無他援也大喜復縱兵擊之宗與貫道戰死賊遂乘勝  
圍桐鄉宗憲聞之潛然流涕曰河朔之兵既敗東南之事無  
復可支矣賊已困桐鄉假令復分兵困崇德以劫我我兩入  
譬之抱石而自沉也國家且柰何於是還省城檄諸路兵為  
戰守計初宗憲與監督尚書趙文華謀曰人言王直以威信  
雄海上無他罪狀苟得誘而使之或可陰携其黨也於是遣  
辨士入海諭直直果感悅遣養子毛烈詣定海謝過問以  
諭海海已勾島人入劫故不相及而烈所云云彼固未之間  
也宗憲曰直與海唇齒也直既悔悟海獨不可以大義說之

宗憲以計  
謀招抹諸  
夷所以不  
煩兵而諸  
夷款服兵  
法曰以利  
誘之以計  
待之者也

乎不然彼貪人也誘之以利或可徇其心聞桐鄉城小而堅  
緩之數十日則永保兵至固可破之矣於是疾走入諭烈因  
厚遺謀者陰過海所云直已遣子款關朝廷固且赦之矣若  
獨無意乎新總督威名非曩時比且推心置人腹若不乘此  
時解甲自謝他日必為虜矣海頗然之亦遣首謝過因要宗  
憲出中國貨物遺他倭首而疏釋其罪宗憲佯諾輒以銀幣  
厚遺來謝首而陰令營中盛兵宥私謀者故縱首瞰之首既  
德我遺又怖我之兵威也歸以報海明日復遣他首來謝宗  
憲視之如初凡數復海於是始歸心於宗憲願為我死之矣  
然陳東獨心切疑海私宗憲遺猶鞅未之後也海間遣首

皇明百將列傳 卷之四

次城下，私城上兵曰：某已聽胡公解去矣，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且乞兵宗憲以夾擊東宗憲，猶心訝未之許，而東獨威為樓櫓，撞竿以撞城，而桐鄉令金燕者，疆幹吏也，城中一切守禦之具，皆已繕備，阮鶚復募敢死之士督戰，益急，所殺傷賊亦數十人，方陳東於樓櫓中，躍而撞城，城幾壞，一男子為緡索圈竿所擊，攻窘處，竿至即緡挽以上，斬之，東既無如之，何且聞海去，亦稍稍引去，桐鄉之圍始解，是時徐海佯為聽撫，而心寔狐疑，宗憲深以為憂，會上海之賊由吳淞而西南出，復萬餘人，宗憲恐海或中變，與之連衡，急哨海使東出擊，賊可得舟還島，海以為然，果逆之，朱涇道上斬首數百，賊夜

走，以故海不及取其舟而返，宗憲又謀聞海麾下獨書記葉麻為長首，其為人頗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有微卻，非用間急縛之，則無以死彼內附之心，於是遣謀就海帳中，諷海縛葉麻，以出葉麻出，而諸酋中故隸葉麻部曲者，稍稍怨且惧矣，又策陳東於諸部曲中，與葉麻聲相倚，頃以桐鄉之役，兩睚眦者也，數遣謀持簪珥，翠遺海，而侍女今日夜說海，并縛東，海許諾，而陳東者，薩摩王弟，故帳下書記，首海固未之能也，於是出葉麻囚中，令詐為書於東，反兵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而陰洩之於海，激怒之，海讀其書，涕雙下，益德宗憲之不忍為東所賊殺之也，日夜謀縛東以報，居無何尚書

今葉麻為  
高而陰世  
之法陰開  
也

趙文華移軍渡江而東，兵聲大振。是時宗憲已知海之甘心於東，不忍疾擊。海疾擊之，兩人迫而深相結，則東南之事未易圖。而文華之至也，私約宗憲共擊海，且召宗憲故所遣謀詰之曰：「若為我語海，海連兵以來，罪不容死，非縛陳東以獻，恐無以謝朝廷。若能則吾當同督府諸公疏釋之，不然若且虀粉矣。」適阮鶚亦至，海益怖，出所掠千餘金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海因夜得東，即縛以獻。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諸酋長洶洶內亂矣。是時諸酋怨海無關心，故其氣日窘。海亦自度欲掠舟入海，恐為海上兵所劫，欲列壘拒官兵。又業已內附，不忍背，且陳東黨固，日夜饗殺之也。宗憲曰：「彼既亂，吾

可乘之矣。」因令謀私海曰：「我固欲寬若，趙尚書以若罪大，何不聽我，艦數十艘海上，若且誘之，逐海上艘，令俘斬千餘級，以謝趙公。而若因得以自全乎？」海不得已，遂約副使劉濤引兵伏乍浦城中。曰：「某日某時，當引衆出海岸，去城半里，而陳佯令衆首逐海上艘，某手旗麾之。城中官兵即舉燧為號，亟擊勿失。諸官兵率如約，故乘之。諸倭逐海上艘如蟻，不及還兵，關諸官兵得乘勝蹂而前，所俘斬數百人，溺海死者不可勝計。乍浦之賊無孑遺矣。」於是海自以數有功于朝廷，願與部下入款，且庭謁宗憲許之。期日而去。然海猶恐間設甲士劫之，先期一日率擁酋數百人，胄而陳平湖城外，自帥酋百

海求甯而入是誠禁有也

呼曰死罪死罪宗憲亦下堂謂之曰若若東南久矣今既內附朝廷且赦若慎勿再為孽孽鴆遺之而出是日城中人無不洒然色變者海既出宗憲忿其列款猶甯而入又不如約而先期卒至也其天資桀黠如此不誅之他日必為患計部下尚千餘人猛繫難即破永保兵猶迤邐未至也於是佯令海自擇便地得沈家庄即僦與居之是為八月八日當是時眾復諱曰諸公何不撲滅海不然且縱之出海而去顧恭虎以自禍耶不知宗憲固有待於是請於文華曰吾聞善兵百爭其所之海與陳東黨已深仇今合而兩附者迫故耳

宗憲謀定而後戰是以汙制海之死命

庄設東西兩處而中縮河為塹何不說海以西庄居東黨自擇東庄以居部下首乎謀以諭海海果如其言頃之永保兵至又令陳東詐為書夜告其黨曰海已約官兵夾剿汝矣東黨果疑而夜渡邏卒東庄道上瞰之適海皇急因令首私竊而侍女出道上而急則因間道走幕府以自托還卒瞰知之歸報東黨東黨聞之大驚即勒兵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俱死耳遂私且稍而鬪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官兵四面合牆而進保靖兵先當之稍却河朔兵乘之又却俄而宗憲出永保兵大呼而入會風烈宗憲麾衆束千炬人持一炬縱火焚之海窘甚遂投水死甫食頃人人驚而攫千餘首蒐斬殆盡

先是歛人王直少落魄任俠及壯多智略一時惡少若葉宗  
滿等皆樂與之遊間嘗相與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動輒觸禁  
孰與海外乎逍遙哉時海禁尚弛直與其徒之廣東造巨艦  
抵日本西洋諸國往來互市者五六稔致富不貲夷人大信  
服之稍為五峯船主會五島夷為亂直有宿憾於夷欲藉手  
以報乃請於海防將官而勸之聲言宣力本朝以要重賞將  
官餽米百石直以為薄大詬投之海中從此怨中國頻入內  
地侵盜又嘗以扁舟泊海表叅將俞大猷驅舟圍之直突圍  
去從此怨中國益深時時流劫海濱而福清昌國黃巖臨山  
之間吏民死鋒鏑者以數萬計比年如是但為計狡諂

料致如見  
一切中  
賊情

破處必詭云某島夷所為也故東南雖知王直之叛而不知  
受禍之慘皆由於直獨宗憲前按浙時見賊進退縱橫皆按  
兵法知必有坐遣者且賊首來者皆直之部曲也而不聞直  
來其為坐遣無疑因疏請以移諭日本禁戢部夷為名其寔  
注意伺察直也上從之乃遣辨士蔣洲陳可願往說之且以  
密計授之曰王直越在海外難與爭勝於舟楫之間要須誘  
而使之使虎失負嵎之勢乃可成擒耳又曰直南面稱孤身  
不履戰陳而數遣偏裨侵軼邊圉是彼嘗操其逸而以勞疲  
中國也要須宣布皇靈以携其黨而後道之滅賊立功以保  
親屬此上策也洲等曰諾居無何倭首董二被擒訊道直事



將洲寺教語想賊心為之陳心即其口

甚悉與宗憲所料不爽毫髮中外始曉然知狀於是上以宗憲灼見禍本降璽書褒勞而閩外之事一以委之洲寺以去年十一月至五島遇毛烈道以移諭事烈曰無為見國王也此間有徽王者島夷所宗令渠傳諭足矣見國王無益也明日直出客館見洲寺坐論鄉曲設酒食相對情款方洽洲寺曰胡公遣洲寺敬勞足下風波無恙直避席曰直海外適臣胡公不曳尺纏亭而鞠之而遠勞訊使死罪死罪洲寺曰胡公言足下稱雄海曲志亦偉矣而公為盜賊之行何也直曰胡公之聽誤矣直為國家驅盜非為盜也洲寺曰是何言與足下招集亡命糾合倭夷殺人掠貨坐公鼻獲而為之辭曰

賊眾不知已為釜魚而方且自喜洋洋何愚昧若是

我非盜雖三尺童子其誰信之直語塞洲寺曰胡公朦朧雲屯戈矛兩注水陸戒嚴號令齊一而欲以區區小島與之抗衡是何異於騁螳臂以當車轍也又曰胡公推心置腹任人不疑拔足下毋妻於獄中館穀甚厚則公之心事可知矣何不乘機立功以自贖保全妻孥此轉禍為福之策也直默然而罷初直聞毋妻為戮心甚忿及聞無恙又竊喜始有渡海之謀日夜集所親信者計之皆曰今日之舉未可冒昧而往也當遣我至親為彼所素信者先往宣力以堅其心待彼不疑然後全師繼進始可以逞直笑曰妙策也遂托宣諭別國為名留蔣洲在島令葉宗湍王汝賢毛烈同陳可願回至寧

波詰之皆曰宣諭未至時徐海已擁薩摩洲夷入寇矣今王  
直歸順先遣吾儕投赴効力成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進貢  
開市而已宗憲得報已揣知其計姑從所請疏上許之宗憲  
喜曰虜在掌中矣已而海果寇嘉興諸郡其急宗憲乃謀之  
毛烈以觀其意烈初欲小試慙慙故其心舟山之寇至於徐  
海其某所倚以圖大事者且欲速直來共濟乃辭曰是非吾  
所能辦也須吾家來亦可耳遂留王汝賢在軍門而自以招  
直為名與葉宗滿開洋去是年海就擒宗憲恐形跡彰露委  
心汝賢撫摩若親子然宗滿兄弟並加禮遇時時對將吏曰  
直非反賊碩岫強不一見我見我當有慶也直聞之謂宗憲

誠朴可欺欲乘機以全親屬且未知海死以為縲不如所料  
亦可與之相援得志而去遂決策渡海先遣毛烈等帥銳卒  
千餘泊岑港據形勝分布已定直乃慷慨登舟醜酒誓衆曰  
俞大猷吾嘗破之列表須謹備之宗憲當直未至時已度其  
有隙豫調大猷於金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鏜舊與毛烈從  
事舟山同飲食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礪兵刃伐  
竹木為開市計時宗憲策已定乃姑列狀上請以安其心上  
已知直為釜魚智力俱非宗憲敵密調戚繼光等潛伏水陸  
要害而以夏正為死關紹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可  
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信汝汝有大兵於

此即往見軍門敢留汝耶况死生有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  
苛死耳死戰不若死降且萬有一生焉直拂然不悅而宗憲  
與其所親毛烈葉宗滿先遣來見者連床卧因佯露諸將請  
戰書於几烈等竊視驚怖夜半宗憲作醉夢中語云吾欲活  
汝故禁不進兵汝不來休怨我也含糊其語吐濃床烈等漏  
之於直直始疑之又使方大忠往來游說直猶豫未決宗憲  
以執戀岑港已逾五旬察其心神終屬觀望乃開閩揚帆示  
欲進兵直偵知四面兵威甚盛終無脫計且聞海已敗沒因  
嘆曰昔漢高謝羽鴻門當王者不死縱胡公誘我其奈我何  
乃曰部兵無統欲得毛烈攝之宗憲知海上賊惟直機警類

制其餘皆鼠子輩母足慮諸將亦曰以大易虎不可失也遂  
遣烈往直乃點然詣軍門時三十六年十一月也宗憲執之  
具疏上請斬直於市明年春二月直黨毛烈泊舟山之岑  
港聲言欲為直報仇勢甚張宗憲分布諸將水陸並進賊象  
大亂夜分縱火焚其舟死者無餘賊奔巢我兵躡之斬柵  
而入烈勢窘甚奪舟而遁洩為颶風所覆王直之黨至是盡  
矣三十九年論功加宗憲太子太保進左都御史方倭亂時  
宗憲以一身寄諸藩之安危以一心當百萬之兵甲隨機勦  
滅筭無遺策而擒徐王二酋其功為最偉云

孫子曰餌兵勿食宗憲寘毒酒中而倭酋飲之多死又曰

觀此知胡  
太保有古  
大將風

策之而知得失之計宗憲料賊有三敗又曰親而離之宗  
憲誘徐海縛葉麻陳東而賊遂携又曰死間者為誑事於  
外宗憲令夏正給王直而直果就擒是也

皇明百將傳卷之四終

戚繼光

戚繼光字元敬定遠人幼而押隘多權奇隆準方順  
揚英氣勃。父景通以先百戶祥畧地戰死世襲登州  
揮僉事劉瑾為逆陰遣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有  
劉景通旦日為黃冠遁去將率六郡良家子赴不測頃之劉  
賊起河北橫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其母  
而遂行師出平渡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景通  
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陣以待賊  
擊卻之遂入鄒登陣誓嚴守備先沒累數十掠卒保境嘗  
六月過戰場見僵屍藉家皆掩鼻不欲近景通曰備我國

感概  
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碩病之邪騎

過沮澤中率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以軍政掌印威

勲以提督備倭至欲引為同姓景通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

勲府即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之累陞山東大寧都司掌印

拜提督備倭奉詔坐神機營母闋貞節老矣請終養從之

景通白首子舍母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班白始有

繼光繼光慕履適庭景通大詔曰童子何知慕履必錦衣錦

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饗卒伍以自封既

知為外氏所遺卒裂慕履勿着季年画策備胡累數百贖其

後迎繼光受職京師病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

此証景通  
清白不改

有子初

報若此

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襲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官司

必不受我錢悉出之乃瞑繼光奉父命上勲府襲世官待以

司馬善相人者目逆之將軍春秋三十六秉鉞專征不五等

則三狐矣庚戌待試武闈匈奴大入部列城守簡材官成九

門繼光條上便宜部當其議山東歲遣治兵使者部六郡良

家子春秋入戌繼光任中軍從務輯衆心一軍皆服使者推

轂進督備倭都司尋轉浙江都司僉書會倭難甚繼光上練

兵議其略曰無兵而議戰亦猶人無臂而格于將乃今烏合

者不張徵調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聞義烏人其氣激憤其

快論

三月... 付系

可當三軍，督府乃檄繼光亟募三千人，假以節制，則以什伍  
起於丘乘，兵寓於農，第西北地隘，宜得地利，南而走險，不利  
並驅，乃間長短兵，夾振而進，隊立一人為長，偏則伍之，兩則  
什之，犄角互張，攻距擊刺，互用名鴛鴦陣，居無何，卒服習矣。  
督府請補浙東叅將，分部台州，辛酉，島夷入台州，睹旌旗皆  
辟易，所向以全取勝，其年江西告急，督府檄繼光西行，既旋，  
露布以聞，軍聲益振，頃之閩寇張甚，分壘為三窟，一據橫嶼，  
一據牛田，其酋長壁莆東南，出沒焚掠，因而塞路，沃野不耕，  
廣叛兵乘亂出入，眈若無人，繼光以督府命，部兵八千，往自  
橫嶼，趨牛田，俘馘立盡，他夷部繼至，截先登者五之三。

突圍南奔，窮兵絕跡，勒功平遠臺，既而乃班師，大司馬  
代督府，發浙餉，屬繼光募精兵萬人，聞望援兵，如望時，而兵  
至，寇相蹂踐而死，屍以澤量，當戰務釋俘囚，蠲脇逆，首功居  
多，隆慶初，虜陷石州，東薄昌黎，用廷臣議，召譚司馬戚總  
戎入策備邊，總戎上書備陳七原六失四弊，大較言兵制西  
北什倍東南，虜馮積威切邊人，邊人望風而靡，戰將率腹軍  
費，恭外舍兒視虜飽歸，尾而鵬勦，掩老羸為功級，既費而買  
裁斷早妙有差，剗巖首以當雄飛，彼自以為得計，借曰當戰，鮮不唾之  
且不練，何以議兵，無兵何以議戰，練兵之效，臣嘗試之，東南  
請簡部將若而人，分出三輔州縣，部募三丁壯，部將將之。

合為四營，營各五部，每營立一裨將，為之連衡，總攬折衝，別  
主將專制簡練訓習，一如東南比及三年，堂、予可格虜矣。  
長驅出塞，務令咋指而避窮廬，迨其非時，則大舉討罪之師，  
是長來逐北而虛大漠，然後屯田足餉，罷戎銷兵，坐致富強，則百世  
之利也。部持可否未決，既譚公出就督府，命總戎督練四  
主將兵，節制視督府，同策者謂太阿之柄，不假武人，第易總  
理於時，諸主將不用命，視總理猶寓，公無靡宇，無人徒無供  
億，督府言不便狀，則又以總理專任薊門，即不易銜，而練兵  
之議寢矣。又言薊當肩膺，幸而任臣，臣無多言，在薊言薊，塞  
上周垣二千里，一瑕則百堅瑕，比年施地施修，滋費無益。

版築諸戍，士画地受工，濬牆為臺，睥睨四達，臺高五丈，唐  
中為三層，臺宿百夫，械器餼糧具在，虜至則當陴以守，退則  
番休，第力詘未能舉，贏先築千二百座，薊人多木，強律之軍  
正將不堪，請募南中入戍者一人，以倡勇敢，督府上其議，許  
之。始募南兵三千，如期至陳，而特命郊外，自朝日雨，甚至於  
日中，軍容益壯，總於山之邊，將大駭，將軍令固如是乎，既相  
要害，程功能部署，臺垣之役，工力藉班，軍則以南兵為渠長，  
新木取諸塞外，其餘則以益樵蘇，繼光巡工，介弟為植，少舍

則課殿最，宴賞決罰，有差黔皙，益以壯麗，敵功不旬月告成。  
事是役也，縣官僅費十萬緡，經費考工，是當百二十萬，復增

募南兵二萬編伍成之議。立車營。出戰則以代城。車四面結。鞞為方陣。步騎二旅中。歲之遇虜。乘陣火器先薄。五百步外稍近。則部兵出。轄下鉅虜馬排擊之。虜却而奔。則縱騎兵乘勝逐北。虜師不宿飽。復益輜重。營以從。有發則南兵當選鋒入衛。兵筴應主兵。戍守踐更者。任轉輸。首分數。次形名。次技擊。次步伐。次偵邏。次鄉導。次批擣。次遮擊。次進襲。次俘馘。次首功。軍政畢張。無不以律。比年東西虜謀入犯。西首得前狀。咫尺不祥。遂謝東胡。款開入貢。部言虜數苦薊。此修內備。不戰而伐虜。謀即軍正。無所課功。其功上。上薊方不得入。果益且將求。總理故以參將入閩。進副將。再論功最。進中

言軍政  
宜之論

署都督同知。充總兵。入薊。擁總理虛名。秩如故。及江陵當國。上遣右司馬出行邊。於時大閱薊門。十六萬之師畢。乃營伍必整。旌旗火鼓必齊。約束必堅。號令賞罰必信。而右司馬躬入諸營。驗諸器械。履諸閘隘。登諸臺垣。歷諸亭障。周覽諸闌閫。比還報。悉以狀聞。既畢。使謁江陵。上輔兵議。江陵則以征伐自。天子出其如。主勿何。既而以修薊功。進左都督。其加秩。則少保。兼太子太保。其階則特進。光祿大夫。及江陵歿。人言波及。少保西裨將起。記室以保。卵翼而就之。乃陰布蜚語。京師傾少保。而自代。始移鎮南粵。虜入黑峪。關薊人顧急。召還。不得請。則勒石頌功德。尸祝之。始少保既薨。象



皇明下世傳

一生為國  
無私蓄  
其人也

折節為儒、以經術著、及襲世官、累著戰功、為東南名將、度嶺南、任疆事、如二鎮、踰年疾作、得謝還登州、少保歲散千金、狗客急歸而暴折、即延醫求治、終不能療、竟以丁亥端之日卒、囊無餘貲、其居第從綺疏四戶、列楹兩間、一無改作、先是任子恩皆停、僅襲祖職、得登州衛指揮僉事、所著有紀効新書、行於世、世稱戚少保云

孫子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繼老間長短、兵與振而進、犄角互用、名鴛鴦陣、又曰料敵制勝、繼光備陳七京六失、四弊、又曰不戰而屈人之兵、繼老軍政、畢張而西首、遂謝東胡款、開入貢是也

劉綎

劉都督綎、南昌人、父顯弱冠、把都蠻寨隘、都蠻古西南、界川貴、其窟穴為九絲山、崇巒峭仄、外限深箐、東北為雞冠嶺、都蠻寨、凌霄峰、三岡皆峻壁、拔地數千仞、都蠻糾聚、築獠毒流、螫噬、顯把隘、挺身與蠻格鬪、殺傷數十、蠻畏顯、萬曆初元、顯總四川兵、攻凌霄、擒阿為、繫公兒、斬阿黑、賊遂喪胆、留阿大守雞冠、而阿二方三等上九絲、顯計蠻中九日、禱賽必聚飲、盡醉、乘夜攀蘿、冒雨腰組板、挽而上、兵入蠻帳、二酋醉夢驚覺、起距、聞互擊、截、編籍、投崖、落、墜、死者七、篋二、酋大保、牲猪寨、官兵追至貴州大盤山、獲之、并破雞冠寨、阿大逸出

非平時  
察夷情  
密出奇  
言以成大  
捷

皇明下世傳

將門有種  
信非浪言

為部將所擒，都蠻盡平，破寨柵六十，得酋王三十六，俘馘四千六百有奇，拓地五百餘里，獲銅鼓九十三，皆漢諸葛武侯時物，又獲古函牛寶鼎，淳于異器凡若干，告廟薦勳，爵賞有差。大學士陳以勤有平蠻碑，是時統已東發，從征所至報捷。癸巳，倭陷朝鮮，天兵諸路並進，倭遁釜山，檄統督兵防守全慶，又選廣兵精勇萬人，令統教習訓練。移王子光海君出鎮重地，設險隘，謹斥堠，以禦外侮。會樞臣狃於議封，欲撤防，統力排和議，後封不成，而冊使奔東，事遂決裂，乃益徵募江南水兵，議海運，分水陸四路，合官兵十萬，統居西路，相機行勦。是時倭據朝鮮者七年，沿海盤結為三窟，蔚山為東路，清丘

順天為西路，行長據之，望津、四川為中路，石曼子據之。三路皆阻海為固，統率所部居水源，攻順天，倭寨倭築窮，海、統不得達，設計誘行長通好，單騎候於中道，以示不疑，會部下一倭千總，洩其謀，行長驚遁，統計不就，乃督諸將奮勇還戰，遂大勝，斬獲頗衆，倭敗入釜營，不復出，無何平秀吉死，其子金哥幼，國中謀篡，奪三路，倭將撤兵，統因播事動，先從歸朝，命給謀楊公應文勳功。時二十七年四月事也。先是一年，播首楊應龍反，烏江失事，再破綦江，官兵五路征討，統總綦江路，繇松坎，爬頭，箐夜郎，舊城，進涪，峭懸崖，伏戎截餉，而銅鼓臺，巖村，囤楠木洞，山羊簡臺，三峒，皆陡絕，為巨賊淵藪。

精誠忠勇  
三以感動  
被吞

我兵連破三關賊以死拒峒乃運草縱火時風逆將兩緹叩  
禱風轉火入峒賊死烈燭三峒盡克賊復挑老虎兵令男朝  
棟總管分三路緹亦密引兵分三路接應虎苗冲營伏兵齊  
起緹舞大刀立斬數人率部下血戰賊奔潰我獲朝棟酋父  
子嘗言他處兵不畏只畏緹與水西兵朝棟敗首大惧退駐  
石虎關我兵奮勇斬關連奪滴淚三坡并瓦窰石火壩二寨  
又克悶頭箐炒米坡頂山三壩鬼崖險寨賊遂披靡奔入峯  
山谷婁山關萬峰插天黑箐蔽日喬木連雲中一路總數尺  
礮石架樓設木關十三座緹連破關門兵亦多重傷衛通會  
龍坎直至養馬城楊酋張黃蓋督陳劉兵猝至僅以身免自

此不復窺婁山矣緹堅壁不動劉營冠子山進逼海龍圍下  
議攻鐵柱關賊四面受敵力不能支緹親督各將挖城垣五  
處部兵先登左水關樓被燬風順烟冲圍上滿圍哭聲响  
震山谷是時七道各鎮會議輪日攻打緹身先士卒火砲轟  
烈立破土城酋父子躬領苗兵出城衝突三次募死士拒戰  
苗皆散無應者翌日陳璘吳廣打圍遂登圍入城楊酋同愛  
妻周氏何氏登樓自縊縱火自焚各鎮齊赴圍擒賊妻子弟  
軍師族黨楊酋以己亥六月二十一日擒綦江庚子六月二  
十一日解俘重慶總督李公化龍平播鑄銅鼎銅標鐫銘堅  
海龍圍之巔巡撫江公鐸立石紀功是役也緹以一戰破三

將軍威名  
自興北

峒再戰克九盤三戰取石虎婁山入養馬四戰奪鐵柱奪二  
關諸軍逼海龍連月不拔縱至一日而克其二城破巢而賊  
無噍類狂播以基江為首功為播平歲在戊申五月調征雲  
南恢復三宣六衛生擒岳鳳父子獻俘告廟再平羅雄戮  
繼榮破武定府鳳騰霄殲厥醜類又提督陝西兵征臨洮火  
落赤等部累鎗百戰兵不挫衄四十年建南猥夷為寇起大  
將軍縱督兵往勦督撫為中丞吳公用先縱至建南五月渡  
瀘胛風觸瘴絕糧茹草兵半死生所過桐嶺雪峰諸路盡闢  
計費一十二萬斬級三千三百事聞於朝會蜚語訛訕  
為傳奇事遂齟齬有遵義郡守唐君自負勇健欲與大將軍

酒揮拳相加將軍指一麾遂顛仆朝議謂劉將軍殿郡  
益重將軍過而泯其功建南兵撤無歸餉各兵抱空腹激躄  
於塗衣甲盡質川兵多解散去將軍稱貸割賞同戰騎家丁  
三載乃得歸歸未匝歲而奴酋之難起矣戊午四月詔徵  
天下宿將入衛京師起都督縱原官時余為江藩左伯造  
謁將軍趨程入援將軍曰吾有丁千人馬數百匹隨行請司  
餉予與中丞包公商之包公曰原既未題帑何憑發余謂  
不然將軍一人耳必藉家丁為羽翼將出而師從師行必藉  
馬事以義起有昔年征調例在按故牒行之先餉而後開之

此見其神  
出鬼沒之  
妙  
大乃是正  
其常抄

部可也。遂發餉領者七百三十八員名馬八千六百匹耳。此將  
軍行而遠赴者，趾錯於塗，以漸集矣。初，劉將軍以廢置歸時，  
情落落，門可張羅。將軍亦解肉生，厭苦兵革，無聞風跳躍，鳴  
劍伊吾之志。余數為將軍鼓舞。一日，謁將軍，劇談兵事。謀  
所以禦虜者，將軍盡出連環丁板倒馬鎗伏弩火銃試於廳  
前隙地。銃不火而即發，不知火從何來。出袖箭亂發如飛，意  
所至無不中的。神沙眯目，短兵相接，則揚沙莫能顧盼。將軍  
曰：座間無以為樂，請舞大刀。可乎？余謂將軍冠帶橫玉，未便  
於舞。乃隻手高擎刀重百斤，將軍真神威也。余再問諸葛連  
珠弩何似，將軍即出。諸葛弩乃得其解，復問紅綿索飛釵出

試之，叢人中，随手繫縛，入中堂，閱倭刀盛甲及虜中器仗，靡  
不精利畢具，蒼頭各自能鑄造，匠工不及也。將軍所被鐵  
離服皆半敬，余問之，甲直數百金，能測陰陽禍福，帥混兵  
中，只以縵胡纓為識，令家丁計主將，急則捍衛，不在衣甲之  
鮮明也。將軍言虜善用鈎，即乘勢直前，用刀刺之，又言能  
為木將軍橫馬馳敵陣中，至即滿身火藥，大發，彼軍自亂，余  
謂非必勝之技，萬一馬驚反走，吾軍不受斃乎？又謂將軍遺  
虜釘板倒馬鎗，不能遠齎，虜軍卒至，何以應之？將軍云：倒馬  
鎗以竹箭灌油，能傷馬，輕可多夾，又竹筭亂拋，可繫馬足，伏  
弩盈丈，兩人上扣溪子，巨黍異秦同機，伏發亂射，而弩皆中。

強將手下  
無弱兵信  
非危語

毒着毒必傷，皆壘中不易致之物也。而惟都督公家有之。其  
家丁則合南北倭苗夷虜靡所不有。黑獠鬼面者，入水不濡。  
時令司門此酒，三尺之童，赤身舞利劍，如庖丁之運刃。或側  
身馬腹，旋復跳出，馬俱睜眼，黑昭玄采，緝發龍翥，麟超影不  
及形，塵不暇越。其家丁一能抗十強者，一能抗百馬，逸能止  
車，震能起哮，敢風驅，攬戾執猛，矯哉強子。將軍誓師，禱禱躬  
自屠牛，以卜勝負。卜不利，謂當三大戰，甚危。將軍有憂色。余  
謂將軍勉圖之，毋自餒。張造為將軍餞，且慇懃中丞公加禮  
將軍，以壯行色。官軍過司堂，余設牛酒，醵於是。中丞公亦設  
犒，且給軍需起行。凡民間稱貸有負於將軍者，稊為索償，以

資。且檄部例請丁馬餼糧芻秣，部得都督公牘始悟。檄  
入衛將，俱挈家丁鞍馬，給芻餉。余復委專官續解，至通州給  
領。從征者，惟呼踴躍。將軍抵京，疏請喻蜀父老，集舊兵  
大要，謂廟廊戰守之議未定，將之責任未定，兵之分布未  
定，難以出關。即火器兵器馬匹，諸色破虜器械未備。各省所  
調之兵馬未到，新召募之兵馬全未經練，亦難以出關。臣所  
帶佛郎機百子銃排銃鳥銃火砲釘板挨牌衣甲刀鎗袖箭  
藥箭飛鏢等器，由水前進，船到方可整辦。又容侯可統之兵  
陸續前來，方可起行。若輕發債事，張承胤即前車也。况今邊  
事亦難言矣。一聞倣，則人情洶。若虜在目前，應事不無過

於張皇虜稍退。則處堂怡。竟置之度外。而綢繆不無疎於桑土。一疏累。數千言。奏聞不報。將軍曾向余言。蜀兵至始出關。蜀兵伊父子所習用。肯與主軍同患難者也。蜀兵未至。乃嚴督將軍行。且立趨之出戰。謀泄。而彼中之期會已定。輕身以入其羅網。豈戰之不善哉。先發之一日。天日昏黯。塵霾墮天。已變為紅光如血。大風揚沙。晝晦。翼日。兵分四路。督兵清河者為李如栢。逗苗不進。撫順為杜將軍松。驍捷敢戰。兵次渾河。半渡。賊決流水湧。後軍大藥。為伏奸所焚。賊以全寨精力。設伏誘師。松戰沒。鎮守王宣。趙夢麟。參將龔念遂。李永芳。榮國棟。張火紀。遊擊楊欽。王誥。汪海龍。李鳴鳳。留守李

汝都司吳光先。李大培等。死之。賊乘勝攻開鐵。總兵馬林。突遇賊掩襲。部伍大亂。僉事潘宗顏。通判董阿礪。副將黃鐵。遊擊宋得龍。麻岩。鄭國良。都司潘龍鱗。賈永澄。守備江萬春。黃瓊。指揮劉興國等。死之。寬奠一路。為大將。緹自牛毛寨進。發遇賊堵截。官兵屢報獲功。至馬家寨。賊伏發力戰。破三陣。直抵奴寨。一百二十里。賊兵逼出誘戰。守備馬進忠。單騎殺入賊陣。賊懼。收兵屯劉山箐。我兵亦困。堅壁相拒。會奴中粹。張撫順軍旗幟。訛言杜將軍戰勝。合兵。劉將軍不及。撥甲開營。而夷兵猛熾。二萬合圍。自己至酉。我兵冲破數陣。奴以勝兵之銳。當深入之疲。將軍臉被一矢。又戳一刀。畢命。劉招孫

負尸手挾刃與賊相格招孫亦被害招孫身瘦短黑精悍初  
在南昌武場請上馬試矛終及鞍而墜幾仆僵頃之復跳上  
馬連槊如飛蓋偏裨之錚錚者與主將同死義哉招孫劉氏  
家丁協力衛主與招孫同死難者不可勝紀其為將軍後陣  
者高麗兵萬三千戰敗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被縛  
朝鮮國王疏云二帥自甘為屠肆之羊苟活於吠堯之失竟  
成毳幕之俘囚便同虎口之餘肉名雖被刦即同投降小邦  
二百年来培養忠義一朝汗穢隨藉其家妻孥囚繫夷狄之  
有君豈自同於諸夏之不若哉麗將金應河者依柳樹踞坐  
胡床取大弓迭射發必穿楊應弦而倒被一賊從後閃射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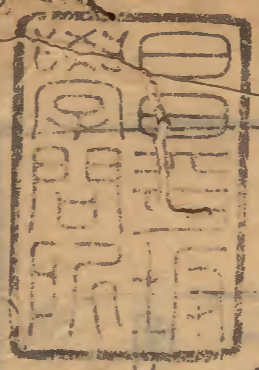
發射不絕而斃乃投弓鎮江遊擊喬一琦見賊薄營悉衆合  
圍力竭自縊林叢間衆掠解乃投危崖而死精壯都尽寬奠  
一路戰沒者宣大副將江萬化寬奠叅將祖天定靈陽守備  
徐九思南京遊擊姚國輔等送劉將軍死戰者加銜守備劉  
朝元劉於孫應祥李士王千總劉吉龍馬進忠劉汝吉吳昌  
文王光遠梁汝貴把總劉尚劉思勝王光遠易廷諫劉中二  
百戶胡清總旗田見龍曾朝卿鄉兵千總夏時正李志國等  
及世養官兵二千七百名半係南昌點發者送浙江守備周  
翼明死者中軍周三賜鄧繼千總沈祚葉文通等皆余所舊  
轄之軍弁也其各路隨征陣亡官名不勝書三路陣亡道鎮



卷之四十一

一非志義之士令人嘆

副協叅遊都司通判守備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三百一十餘員軍兵丁馬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馬騾駝二萬八千六百餘匹隻國朝二百五十年来無此大衄劉將軍掣子吉子佐鳴鉦伐鼓大眾亭出江城越歲而旋里門者僅孤嫠數口棲遲旅邸迢遞舟航魂魄何依形影相弔且將軍郎燕家散萬金而與三千壯士同時酬死而以餽禮相加遺余俱力辭不受將軍在天之靈可鑒也黎陽王在晉謹述



孫子曰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絪縕試銳不火而即發出袖箭亂發如飛又曰士卒孰練絪縕家丁一能抗十強者一也

